



直菴集  
七

祭文  
墓誌  
墓碣  
墓表

16  
1009  
7

直菴集





直菴集卷之十三

祭文

祭尤菴宋先生遷葬文

後學平山申暲謹以酒果之奠敢昭告于尤菴宋先生  
 柩前嗚呼暲嘗聞而知之於我外祖玄石朴文純  
 公之遺言竊得窺測矣先生之學在於察倫明物由  
 仁義行窮神知化既盡其心動容周旋莫不中禮酬  
 酢萬變一以貫之矣先生之道在於誠立明通真積  
 力久居安資淡左右逢原叙秩命討咸折其衷先立  
 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矣先生之德在於承先聖

通者集 卷十三  
闢異端立大本守大經使天理克明人心歸正如日  
中天萬目咸準矣先生之功在於尊中國攘夷狄身  
任天下綱常力闡春秋大義可以永有辭於天下後  
世矣先生之業在於齊明盛服利見大人格王正事  
傾否濟屯窮居不損大行不加從容上下於雲霄丘  
壑之間諸大夫國人以為矜式矣張子所謂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  
儘是我先生範圍也猗歟盛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凡有血氣者孰不尊親乎矐於先生平日景仰寔如  
魯人之服夫子閩人之服晦翁生世苦遲不得攀承

時雨之化徒抱淑艾之誠寤寐追慕但切羹墻之思  
而已茲故雖嘗屢度進謁於先生院祠之庭而顧其  
宿願每在一登佳城之下瞻拜堂封用展微忱今也  
伏聞幽宅重啓移安新兆乃敢扶曳病軀趨哭鞠路  
今距先生之泣麟垂七十載耳雖其金玉已闕矣馨  
香已替矣而猶茲匍匐偃僂之際恍然若侍其泰山  
喬岳之儀形光風霽月之氣像也抑又重念先生與  
我文純道義交際之厚德業事契之重而永恨夫未  
及執鞭而得御坐春而立雪也後時而晚出者豈不  
極可愴缺而感傷乎哉只將紬繹先生遺集及劄疑

瞻仰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以爲未死之前畢義之地矣伏惟先生洋洋乎在上尚賜鑑臨焉嗚呼哀哉尚饗

祭厚齋先生文

維 崇禎歲次壬子九月乙酉朔八日壬辰門人平山申暲謹以酒果脯監之奠痛哭再拜敢昭告于先師厚齋金先生靈座之下曰嗚呼天挺先生夫豈偶然道學高厚德業盛大蓋膺名世之會焉粵昔商周之際箕聖開教於前宋 明之間圃老倡學於後而逮于 本朝真儒繼作罔不承襲鄒魯鼓率洛閩故

東國有言曰考亭以後吾道乃東是其言有大而非夸者矣惟我先生寔乃祖寒暄靜菴退陶而宗栗谷沙溪禰玄石而叔允菴集而成之光而大之卓然爲斯文正宗猗歟盛哉嗚呼先生天品純粹而通透氣質敦厚而莊重發于見解者昭曠而灑落蘊乎持守者易簡而弘毅此其資稟之既異既美者矣考其爲學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可推於齊治焉此其功程之有本有末者矣論其體道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篤其行而兩進於明誠焉此其門路之至至終終者矣省察於日用而孝友忠信敬義中

和人倫以正大經是正焉涵養於本原而戒懼慎獨  
操存擴充天理流行大本克立焉此其成德之徹上  
徹下者矣明而禮樂進及幽而神鬼秘彰遠而乾坤  
變化近而人物性情精粗隱顯昭融渾全而該貫無  
餘焉內而權度真實外而面背睥盞巨而規模宏備  
細而文章詳著體用拆合廣大精微包括無遺焉此  
其居業之左右逢原者矣至於襟懷之開豁浩然光  
風而霽月威儀之整飭肅然左規而右繩襲物之溫  
和藹如春嘘而物茁制事之剛果奮如雷厲而風飛  
焉此其氣像之彰茂運用者矣動靜語默泛應曲當

自有鄉黨之儀則冠婚喪祭吉凶酬酢自有家禮之  
節文謙已愛人之方戴記蓋得其法度尊主庇民之  
術周官蓋得其政教焉此其言之曲盡著察者矣  
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殆我先生之範圍也猗  
歟盛哉以矜麤心蒙學曷足以形容其萬一乎嗚呼  
先生道全學成德崇業廣就其所知而擬議焉則庶  
可謂祖述孔孟憲章程朱矣向所謂卓然為斯文之  
正宗者不其信矣乎以故諸老先生咸待於潤色並  
世羣賢莫敢於抗衡專意踐履而不務窮理者不如  
先生之由博反約焉徒治訓詁而不力體驗者不如

先生之知及仁守焉或得於象數或觀於禮律者不如先生之心與道合泯然無際焉或流於事功或騁於詞章者不如先生之澹乎無味得味之真焉夫日星之明不待贊矣華岱之高不待稱矣是則大賢之蘊不待顯愚之言而顯矣謂此不信請究觀於先生之述作而可乎小大二學鄒魯兩書中庸一部太極圖說聖賢之府庫義理之苑藪而先生皆有劄錄成書致精覃思極深研幾屺櫛其糾焚剔決其冝繁闡繹焉發揮焉使其性理名義下落有所經旨傳訓呈露無隱其味菽粟其文布帛妙如蠶絲化如海涵此

又章句之章句集註之集註而有功於孔孟程朱者不可勝道先生之所心得卽其所躬行也先生之所修辭卽其所立誠也僂見先生天實篤生繼往開來任大責重不可尚已矣至又立朝告君而有章牘之奏則陳王道揭大義啓沃不厭居家誨人而有答問之書則敷五倫推四教樂育不倦此又煥章之講垂拱之劄而白鹿之規滄洲之諭也是將持先生之劄錄文集而欲名之則殆可謂東國之大全語類矣猗歟盛哉嗚呼先生無恙而道在於世焉先生不幸而世喪其道焉道在於世則天理明而人心淑矣世

喪其道則天理晦而人心慝矣其所關係豈不甚重而云胡先生竟因一疾大命以傾也哉先生之生維河其清先生之亡維嶽其頽不知何年復此胚胎者范伯崇之言先獲曝之今日心事也伏念曝自勺象之年已知吾邦有厚齋金先生德學醇正聲名洋溢盡得我外王考玄石先生全體大用之傳而有以接乎紫陽之真脉故寤寐景服引領嚮迷萬倍於他人矣未幾登拜函丈親炙警咳坐了春風立侍尺雪竊覩宮墻之深廣有慨鑽仰之堅固者居然二十有餘歲矣故今先生之長逝而道統墜矣斯文喪矣 聖

主無所乞言而邦國殄瘁矣後學無所解惑而儒林寂寞矣將舉一世而日趨於貿貿其為惴惴可憂慄慄可恐固非一端而若曝之心又如曝之命途窮凶而遭罹此禍者然俯仰穹壤無所依附心神墮喪腸肚迸裂至今再浹月而煩冤惆恍猶不能自定也嗚呼先生之門出入者多焉而最其荷恩之深托義之重唯曝為然問業則曰開明心地淘汰物慾矣請益則曰立志遠大檢身切密矣讀書則欲其沈潛而無踈略矣言動則欲其謹慎而無放過矣進候則喜其至而命以宿留辭退則悵其去而叩其來期寄書而

必示思想之勤摯合堂而必施誘掖之鄭重先生之  
愛遇期望於是莫逆而矐之尊敬仰成於是無間焉  
近年以來先生春秋高矣疾病篤矣惟幸精力之不  
爽常祝道體之無疆庶幾此樂永保百年詎意先生  
教詔不卒而棄捐若遺耶離違甫數朔耳居住未數  
息耳殷楹夢莫莫聽逍遙之歌曾箒易辰未承淵冰  
之戒而大漸之報凶變之音續收於一夜之回奔赴  
後于臯復號咷隔于談笑五內如焚四體震掉未死  
之前此痛此恨寧有窮期也嗚呼先生道紹於前修  
業垂於後賢位躋於上卿壽登於九表任運全歸脫

屣塵世居邦之時四方望若山斗觀化之日中外悼  
失著龜哀榮備至君子曰終夫復何憾乎而只矐梁  
木發痛身世悲涼羹墻起慕心境慘惓考德無所卒  
業無期則直是百志灰冷萬事瓦解矣人生到此其  
情若何惟幸先生七分之貌寓在丹青七分之一心留  
在遺書挹丹青而抱遺書盡其餘年而致其功力果  
得默契於明道牖後之稷粢如張思叔之所云則不  
害為從今以往善學先生矣而終恐粗淺之分量易  
局怠惰之伎倆難變遂為孤恩負義之歸而永作師  
門之罪人矣未知先生或垂憐於長夜壘壘之昏昏



暗暗而有所保佑於冥冥之中乎否嗚呼日月不留  
窀穸已告期矣佳城一閉幽明其千古矣瞻彼白雲  
衣履將永闕矣欲挽而不得欲從而末由加麻等於  
無服禁室負於素志諒踽踽而偃偃竟安放而安仰  
金玉聲色水月光儀三千曲禮三百經禮五常之流  
流千聖之旨訣萬殊之錯綜一貫之微奧將隨大化  
而冥漠矣真源杳杳墜緒茫茫山哀浦思雲慘風悽  
臨祖侑奠清血交頤凡今之人孰知我悲顧此菲辭  
薄具雖不足以洩終天之衷而伏惟先生高靈尚垂  
俯悉而降格焉嗚呼哀哉尚饗

祭芝村李先生文

戚姪東陽後學申暲謹以酒果脯醢之奠痛哭再拜  
于近故成均館祭酒良菴李先生靈筵而告之以文  
曰嗚呼斯文之厄一至於此耶俎豆旣撤於道峰駭  
機又及於寒水則先生之以此時不得安於靈芝太  
極之間朝竄南荒夕遷西塞扁舟匹馬間關顛頓於  
數千里之外者其亦應有而不可無之事尚何嗟勞  
而惟是元城之山壁無恙涪江之髭髮勝昔擔持吾  
道之重歸然爲士林之靈光則善類有所恃賴後學  
有所徵信斯文猶未墜喪矣豈料天道難諶別駕不

並於英州德宇永閩旅櫬獨返於眷陵嗚呼已矣先生遂不在於斯世矣善類將何所恃賴後學將何所徵信吾道之重將誰爲之擔持乎斯文之厄一至於此耶嗚呼先生所存之宏博所就之深厚固非小子坐井之所可窺測望洋之所可涯涘而竊從其在人耳目最顯而可識者考之猶得其一二矣月沙白洲靜觀之文章德業而先生繼述於家庭則文獻之傳倚乎其甚盛尤菴同春玄石之大道正學而先生傳受於函丈則淵源所自又不可尚已以清明和粹之資致沈潛涵養之功詩書禮樂以之爲根基體認

踐履以之爲家計精思力索而淡契道奧銖積寸累而終臻崇廣敬義夾持而表裏交修克實光輝而面背晬盎其有經世之術則可以格君而安民其有興學之業則可以明理而淑人論其氣象庶覩春噓物茁之標語其範圍亦見人龍文虎之符夫以先生如是之道義如是之德美而天之所以畀之者豈欲使止於山林獨善之用也顧先生樂於澗阿譚已自將弓旌之招延頻煩虛佇之禮貌甚殷而遐心莫回囂囂東岡之陂則只以窮經之味論學之樂消遣林下日月而一再膺 命不過小試於絃歌則是亦晉城

南康而止耳遂使平治之效不咸暨於一世而建至  
晚年先朝之禮遇深切進長天官之權衡無責  
宵旰之輔導所期望於先生者於是乎益隆矣先生  
雖一味退讓終於不出而所編經筵故事東賢奏議  
有以接乎陶山之十圖石潭之輯要同其勤懇啓沃  
之誠而繼其補益開導之功朝野想望士類尊仰不  
啻喬泰之崇高則誰知世道屯遭賢路崎嶇乃使先  
生而有今日遽棄後學於道路遷謫之中而不能卒  
惠於斯文耶嗚呼歷觀本朝由寒暄靜菴以至尤  
翁大則禍變小則誣毀而皆不免一時之顛躓則先

生之有今日其果足以爲異耶况尤翁與先生所講  
討而授受者只在於周統之尊朱道之衛以爲千古  
不易之經法誓以身殉之則以此而仇謗之叢至也  
以此而禍色之荐發也固先生之所自期而自安者  
是豈可爲先生悲也嗚呼昔嘗奉教於先生以爲於  
玄翁以一則子弟一則門人自處故小子亦以一則  
子弟一則門人自處於先生脚下竊推先生所以宗  
慕於玄翁者以宗慕先生先生所以景仰於玄翁者  
以景仰先生尊事旣久信服深篤出入周旋自效區  
區之誠箴病督過深蒙諄諄之誨自顧生性頑鈍見

識鹵莽雖莫副先生獎勵指引之意而庶幾觀感之  
所得親炙之所資期自盡於已分而免為小人之歸  
矣今焉已矣安得不使小子慕義戀德茹悲飲泣屢  
閱月而不能自己耶嗚呼前春先生始有朗州之行  
也小子眼病廢視未克進別及夫先生自朗而鐵也  
復緣小子私戚悲撓又不能趨省回思嚴程之催迫  
遠役之險艱瞻望靡及實勞此心而惟恃先生道尊  
德盛理明義精處困而益亨履危而愈泰利害禍福  
不足以動其毫髮故敢誦伊川易傳故事以為長沙  
所謂間中著書殆天意者在先生今日必見實際受

用而傳道詔後益可無憾矣且以晦翁屋下合說底  
話有所稟過仰請指教而不敢效嗟勞之語以見笑  
於坡公矣詎意書才入褫未拜下復而凶音遽至俾  
小子抱無涯之恨耶嗚呼誘掖之恩發於悃悞愛遇  
之誼重於丘山則先生之務施於小子者何其鄭重  
而小子之所以仰報者獨其蔑如其在疇昔之日問  
業請益未愜於宿志逮至患難之際炎徼荒塞莫陪  
於杖屨茲當易簣之後扶柩引紼又後於他人雖緣  
疾病之莫強喪故之巧值而內自省惟罪負實多默  
訟前後忸怩曷極為位洩哀帶素成服蓋為私懷之

少伸而愴怛之情與日俱深糾結在中不能按抑茲  
叙悲慕之誠敢薦綿漬之奠伏惟高靈不昧庶賜降  
格而俯悉焉小子明年初葺固當來叅常事而今茲  
哭辭几筵哀缺難裁尚復何言哉嗚呼哀哉尚饗

祭黎湖朴先生文

三從表第平山申暲謹以清酌脯果之奠昭祭于近  
故右贊成蓼溪先生錦城朴公靈几之下曰嗚呼先  
生之卒忽已越月逾時矣殄瘁之痛去益罔涯矣朝  
失著龜將誰決疑士失宗匠將誰開誨也歟恭惟先  
生有英睿高明之才有精邃通透之識有愷悌和平

之姿有耿介簡易之操有好學體道之誠有嗜義修  
德之勇有人倫孝悌之本有日用仁智之則親切乎  
其省察克治之密至到乎其克養踐履之篤沈潛乎  
其闡繹聖經之業昭晰乎其發揮賢傳之功謹嚴乎  
其春秋尊攘之義直截乎其沐浴討復之論進乎廊  
廟則格王正事之有其昌言退乎丘壑則明理淑人  
之有其弘規蓋其祖述乎洛閩憲章乎退栗私淑乎  
尤玄就正乎厚芝善述其事有的其緒蘊諸內者既  
左右而逢原施於外者庶各當乎其可諒其造詣地  
位允爲真儒正脉後有子雲堯夫就遺集劄錄而窺

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則必識其貴嗚呼其盛矣矧其德也齒也爵也并躋達尊諸大夫國人咸有所矜式望若山斗君子有所恃而不憂昭如日星小人有所憚而不爲顧其來去存沒豈不關於世道之興替而噫皇天欲喪斯文耶何一朝奪速而不勅遺也凡今搢紳章甫孰不失聲而長吁慨然而太息而若矐區區哀痛之情尤有以異於人萬萬者惟我玄厚兩門之道先生特深知之與矐講明其書者三四十年且爲矐之王考先人構惠表碣俾爲不朽之重同道之義相與之恩故自迫絕常倫乃使矐而遽哭先生

也卽其悲愴而痛隕心折而涕湧者詎有限極乎嗚呼向也矐力疾赴訣於先生堂封之日而竊有所感矣金聲玉色雖永闕於窀穸布帛菽粟猶可徵於文獻遺風餘韻肅然留乎人間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魯論之哀榮西銘之順寧先生有焉君子曰終浩然歸化夫復何憾而惟余後死之痛痛哲人之云亾悲吾道之益孤自不勝起慕增欵而聲淚交迸矣舉樽薦誠言未盡意只冀先生不昧庶垂鑑格焉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舅倉守尹公文

直隸集 卷十三  
外甥平山申暲謹使室婦精備饁肴之奠痛哭再拜  
操文告訣于外舅廣興倉守舍忍齋尹府君之靈曰  
嗚呼府君性淳質良天品溫厚宅心安靜而不燥秉  
德和緩而不迫出言白直而不詭制行純實而不雜  
以言其主本則篤於倫理而孚於忠信以言其操執  
則嗜於爲義而恟於趨利至若襟韻之冲恬私慾無  
所容於肚裏氣節之峻整禍福不能動其毫毛蓋其  
襲訓先公家學有傳承事大賢淵源有素是以處家  
而昆弟樂其誠從師而士友服其義莅職而僚案推  
其賢治邑而吏民安其政嗚呼非其所存所施之宏

博充裕則何以隨遇應疇之內省不疚歟居洛七十  
餘年動靜語默一任真率之意左右圖書澹存玩索  
之味雪月風花長保澹蕩之興樽酒賓朋久享悅豫  
之趣當 國家閒暇之日觀化於故里君子曰終夫  
復何憾焉或有以其名位不高德教莫被於人功業  
不顯才諳莫需於時致疑乎天道有慨乎人事者而  
苟悉府君甘心澹泊脫去勢榮之素位則此何足以  
計較而爲其輕重乎惟其老成典刑不可復接淳風  
長德不可復覩而衰世薄俗無所取範而起警也後  
死之痛傷其豈有涯哉顧暲委禽門下則翁壻之親

也樞衣席間則師弟之分也自愧昏庸陋劣百不猶人而府君不棄愚魯誤加獎勵既施以二姓之好重辱其教導之篤飲德荷眷十閱星霜于茲瞻依既切觀感深深今也已矣哀愴痛悼豈堪腸摧而涕垂耶嗚呼中秋望間府君示憊進謁僦舍仰候起居府君呼使近前執手論懷有多少話言豈意此拜遂成永訣而更不復承音旨也堂堂百年此懷曷終而日月不淹期已迫人間此日號為終天之別佳城一閉奄其千古之隔固將隨觀臨壙洩哀辭退而趨茲體魄之未遠敢薦告訣之菲奠萬事以羊百感交集伏

惟尊靈降格卑衷而毋吐斯爵焉

祭申寢即球文

嗚呼夫子有言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鄒孟氏蓋亦亟稱於斯矣叔季歸來若公祖孫者庶可以當得此題目矣豈不奇偉而峻潔也歟嗚呼公以將作公為祖將作公以公為孫正氣相傳剛腸疾惡以韋布懷慷慨論國家大是非出位進言直往千萬人所不往者而動得人主之聽以存一世之防穆陵之世若無將作公則疇克為大賢首辨宵小之奸讒 肅廟之世若無公則誰能為 聖祖先討



匪人之誣悖癸未陳章既不專美於前丙申封疏尤見有光於後而當時之摺紳章甫乃於公之倡論然後繼有所爲而始思正其罪案之計然則公之此疏謂其非有溝壑之志喪元之勇而卽吾不信矣嗚呼吾宗素以忠孝大節世有聞人而將作公暨公尤以誠孝著名平居包祥丁連之行州間稱述 朝家旌褒而公又從事儒學端毅嚴確措諸行業白直磊落以故見無禮於 君父如鷹鷂之逐鳥雀而忠憤激烈自住不得傳不云乎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儘不誣矣凶徒得志之日必欲殺之置之死地而後已竊

覲公之氣貌談笑夷然有九死靡悔之意余實感公之義服公之善而常謂如公志勇不絕於世則當於世道民彝有裨得一半之益矣嗚呼以公稟賦之堅培養之固豈料其未享高年而奄忽觀化耶老成典刑不可復覩鐵心石腸何處得來世界蕭條不勝悲慨公嘗不鄙謂余任以腎腸杖屨入城則馬首必先指弊廬情義隆洽依望彌切過從講磨之樂永久以爲期不云止於今日幽明之別遽此相隔慟傷之極心折涕賈公之寢疾余阻面訣公之八地又孤壙哭一酹後時文字短拙默念前後無往非恨愴愧之極

直者集卷十三  
無以爲懷惟公不昧倘或諒其病而照其情否也耶

祭金監司致屋文

維崇禎壬戌七月三日近故慶尚道觀察使清風  
金公士重尊兄以疾卒于前任定州之衙舍八月十  
八日勒歸于沙川舊廬將以九月二十八日權窆于  
先山南岡西向之原前三日友人平山申暲謹修薄  
具來拜柩前而侑之讀懷中文而哭之曰嗚呼余與  
兄三十年從游矣兄是余之先師令孫也余卽兄之  
王考門人也以朋友之義兼兄弟之情論其人品則  
若鵠虫之懸殊較其處地則儘雲泥之迥阻而語其

心事則有金蘭之相契迹其交際則類駉蛭之互資  
凡於道義之講貫文行之磨礪余曰士重而必思就  
正兄曰明允而不恥下問蓋二身一肝肺而志氣之  
莫逆愛好之無間並世不復有對童非以至白首矣  
是雖余未有知豈其全不識兄哉嗚呼以余觀兄惟  
其賦質澁沈而凝重惟其德性忠厚而正直惟其學  
識博雅而明粹惟其行範孝義而信睦惟其文章典  
實而雄健惟其風裁剛方而峻整惟其才猷宏鉅而  
周全惟其政事精白而練達厥有尊主而庇民之術  
厥有長治而久安之策厥有扶顛而持危之具厥有

固邊而強圉之務非一善之可舉諒責備而無歎蓋  
秀出于倫類歷千百而一有矣竊恃天之所畀於兄  
者如是博大兄之所修於身者如是豐裕則以爲補  
拾於給舍之職啓沃於顧問之列非兄而誰也字惠  
於分憂之寄彈壓於宣化之重非兄而誰也文衡師  
儒之任銓選用人之責非兄而誰也搢笏百僚之上  
舉國以聽之位非兄而誰也而前頭未半中身云亾  
貽邦國殄瘁之痛起士民百贖之悲天下固多變喪  
而豈有如兄喪之最冤且酷者乎嗚呼兄何爲而遽  
至於斯也豈時運溷濁佞倖鴟張薰蕕同器枉正莫

辨兄以孤忠直道自周其德而不欲受邪世之所亂  
故脫屣塵世翩然長逝而不可復追歟自古端人莊  
士不忍與俗浮沈有才而無命有志而無時不得展  
其抱負而擯斥埋沒者滔滔踵相接矣余讀往史每  
遇罹此厄者俯仰慨惋澆有疑於天道而不意於吾  
身親見兄之今日不淑則乃其哀悞痛惜咨嗟涕洟  
咎造化而怨鬼神者何可備述耶嗚呼五十二歲在  
兄猶無年矣下大夫秩在兄等無位矣福澤未充其  
器量矜紳咸訟其困屯而雖然考兄本末自足不朽  
少登高科正色立朝名論耿介樹立表著誠殫於衛

道尊賢功存於叙倫討罪強艱於大往小來謹嚴於難進易退通籍十有七禩呼唱而揚庭者不滿數朔只其踐歷非潮州則淮陽歸潔已而守義視富貴於浮雲既當世而有聞庶萬代於瞻仰區區脩短豐嗇焉用過有計較哉慕兄者莫不歆服其文學之醇淡諫諍之謇諤治行之峻潔經濟之紆餘有一齋知昂之感而不悅兄者亦無敢改評是則兄之未究其用非兄之不幸乃世之無福未足爲兄重輕而所可深悲者先師後事也惟我先師文集劄錄實是天壤俱弊之文字而殆可謂東國之大全語類矣苟早刊布

嘉惠後學則斯文之厚幸而兄於年來仕宦非志辭內居外黽勉或就者諒其苦心血誠實爲圖成此事計耳既得雄藩若令往赴則其必不日入梓以廣其傳倘假數年之壽庶覩此事之成而云胡天奪之速不須更憇遺也此誠可爲煩冤而痛毒心膽俱碎者矣此後惟恃伯剛余衰且病曷保及見其成而狀譜之草定碑誌之托成又將何以經紀克就完粹以校兄意之所存耶嗚呼兄雖不得久延如其了當此等數件事則余之傷盡豈亦不減得分數耶且余哭兄說恨惟此公私兩痛之外尤有所萬萬不可曉者苟

兄大限果其不踰今年則以兄達觀曠度必不怛化於夜晝之常任運乘化長遊太清矣而獨恠夫寢疾何其亟篤喪禍何其險竒孤身殊方臯復旅館倉卒含歛非親與戚終事踈略世罕斯比上有老親而不得面訣下有兩孤而不得侍終平生親愛若余者亦未能參於言善之際而幽明永隔萬事無及誰謂如兄之賢允矣仁人君子而乃其喪之畸覺一至此甚顧司命之舛錯矣降割之反常曾福善之無徵憐天理之難燭此雖行路猶將於悒况余之慘愴夜悼當作何心耶嗚呼余從兄遊三紀之間旬望必就時月

必晤小阻心痲每見顏好栢悅松茂蓬因麻直鄙吝消萌切惻無斃直指歲寒襟期共保那知再昨歲一別猶悵十餘朔睽違因成千古之大訣不復覿見於斯世而俾余永抱蕙歎芝焚之怨恫耶自兄嶺伯之除方遲其歸屈指企竚二朞積蘊丕擬輸瀉而及今扶服而進也玄棺深掩莫通於語言素帷闐寂莫覩於風儀而多少議論多少事義之無限合商量者吞不復宣哀鬱難抑此何爲而然耶嗚呼斯世無兄則無復知有申暎者矣余其大窮矣痛知己之無人哀此身之孤了半體如割行自病矣矧復子升其堂女

入其厨教養不卒依仰無所則卽余情境之悲涼虛  
廓曷可盡言故余失兄以來晝思夜夢無往不悲生  
前身後無處非窮踽踽涼涼悵悵戚戚至今屢閱月  
而腸肚潰裂神志沮喪忽忽如風燈之欲滅正恐悲  
不幾時矣嗚呼聞兄卽山期迫促余素車赴訣而精  
昏臆塞意長文短不能叙滿腔之哀衷此又悲負慙  
懼不可爲懷者而然兄於余心心相照事事相諒豈  
必待楮毫之披列而俯悉也昔我來斯兄有喜色圖  
書旁列論說疊疊今我來斯余惟淚顏陳迹滿室失  
聲噉噉兄今先歸永乖提掖余後兄死夏沒恃賴余

學誰勸余疑誰祛余病誰治余過誰改獨立歔歔形  
影相吊摧慟隕獲自厭餘生而已想惟明靈庶垂矜  
閱而顧歆余觴嗚呼尚復何言哉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大諫亮臣文

嗚呼余於先生寔有子姪之情門人之義故於兄  
論其情則兄弟而言其義則朋友也爰自弱冠以至  
老大交際莫逆愛好無間豈意兄以今日遽棄余而  
先逝耶今距先生易簣之辰未及二紀耳而兄乃  
歸侍伯胤之亾又在其前使我哭其三世於半生之  
內悲涼愴愴何以爲懷嗚呼始余見兄望其神氣之

英秀風儀之端良而知其胚胎前光者然矣久而孰  
察之慈祥雅潔服其心事之正孝謹信睦服其行義  
之篤辨別於是而非而持論剛烈服其識見之明剴切  
於章奏而運用瞻暢服其文辭之高此不但叔世之  
罕值抑古人或難無而有之矣天有善淫之報則福  
澤壽考微兄疇膺而限年于知命屈位于刺史甚非  
所以稱兄之德者曷爲而不使我長痛而永悲耶嗚  
呼溫栗其貌耿介其操動止之一任真率事爲之不  
見矯飾求之吾黨其孰如兄矧其斷斷愛君之忠  
孜孜衛道之誠堂堂討賊之功惓惓拯世之志真有

匡時之器局活國之手段而一鳴朝陽十載錮螫晚  
把西麾臯復旅館曾未端委廊廟以展其蘊凡今士  
友之所共說哀而致恨者何可畢於造次耶嗚呼兄  
之奄忽止斯誠非夢寐所及先先生遺緒將墜而誰  
其繼迷斯文士林益孤而誰其扶植若余者又自此  
出門無所適有事無與議矣源源參尋之好數數往  
復之樂已矣斯世不可復得昨年送兄出關去留襄  
懷兩相作惡詎料未及期歲迎哭其柩生離遂成死  
別幽明茫茫心折涕竇頃於兄之入地適余嬰疾危  
亟不克臨穴哭訣耿耿痛恨汜不自勝今始猥持薄

直齋集卷之三  
具來侑靈几而情則有餘辭獨短拙余之無文兄所  
稔諒勿罪其晚而庶賜顧格嗚呼哀哉

祭俞長史肅墓文

嗚呼余之托交於兄蓋四十有餘年畏兄而服兄者  
自始至終覩其難及惟兄清明之質高遠之識以材  
德之全備輔經學之精微故發於文章見於議論者  
玲瓏通透灑落豪爽天人性命之源皆淹貫而周徹  
理氣體用之妙必毫分而縷析聖賢旨趣之微事物  
品彙之顯發揮蘊奧沈潛究索世莫我知心與道合  
窮探洙泗之派流穿歷洛閩之苑藪折衷諸子宗彼

六經之正備述宏規論此百王之法雄辭巨筆若河  
決而峽倒指事陳情如燭照而數計閒居于家則富  
有立言傳後之業致位于朝則當著尊主庇民之績  
實是間世之名儒一國之善士謂余不信須觀於其  
劄錄成書而百世之下有不慕仰興歎者哉顧余何  
幸弁世從游欣瞻粹和之容自消鄙吝之萌樂聞懇  
切之誨庶免暴棄之歸豈意今日兄之仁壽無徵而  
奄忽不起於一疾余之薰炙方切而遽此相失於末  
路乎去夏城南余就兄叙悉承兄心與氣質之辨益  
聞前所未聞者詎知此會遂為永訣耶自今以往兄



直者集卷之三  
之儀範我不可以復接兄之警咳我不可以復承抱  
書誰問持疑誰決白首獨立有淚盈襟嗚呼哀哉

祭尹副學心衡文

嗚呼天之不佑善人何至此極耶世所稱賢人君子  
豈天之所惡而不使之栽培而扶植耶豈司命者之  
不公而所謂神理者亦無足恃耶何爲其死到于子  
而不少相恤也耶嗚呼子之清明近道之姿孝友因  
心之德直道事君之行恬退自靖之操方諸古人可  
以匹美而希讓而文章特其餘事則豈非賢人君子  
爲當世之第一流而愛君憂國之誠爲世所諱採

世直時之志闕而不彰生而棲屑其一身沒而妻子  
不免於飢寒豈子之所修飭樹立者皆天之所惡司  
命者之所見嫉而直爲召灾而受殃耶余實壹莫知  
其原繇而哀悞痛悼抑菀煩冤直欲贖百身質九幽  
而不可得也雖然世之忌子之多未必若服子之衆  
而聞子之喪者哭者爲之哀不識者猶爲之相吊則  
此豈非守死善道之效正已服人之驗而用舍屈伸  
進退升沈俱不足以累子之膏次動子之毫髮則壽  
夭榮辱又奚較其脩短與豐嗇耶惟子平日義理之  
著於行業名論之見於文獻者雖其仇家讐人無敢

直者集卷十三  
改評而攘奪則此見天之厚享於子而彼一時之得  
志者雖取快目前要其真是非青史難証則今子之  
窮厄顧不亦榮乎而將子之名德顧不亦壽乎所可  
痛傷者堂堂忠慮之言終不施於當時斷斷強艱之  
志卒莫伸於斯世而正論讜議之形於筆舌者特其  
千百之一而竟齋志而沒地則實惟邦運之不幸世  
道之無祿詎但為朋儕之慟惜而已哉嗚呼天之降  
割吾黨亦云甚矣丹巖遠矣三山已矣老成典刑相  
繼淪謝扶持一脉正氣使大夫國人矜式者唯有子  
存焉恃若頽波之砥柱者迺於今遽又失之林宗且

沒漢無清議器之云也宋之完人凡今後死何所瞻  
仰而矧余於子賢愚雖殊臭味不爽風義斯篤骨肉  
相視存亡今日逆旅殘生更無知我者則也質之悲  
絕絃之痛當復如何哉上公下私失聲流涕而已嗚  
呼哀哉

祭金參政鎮商文

嗚呼公與老牧李公同喪一朔公與李公寔為今日  
朝廷耆舊大臣中一二數底賢公卿而相繼捐館世  
界如空君子無所矜式小人無所忌憚是何邦運之  
不幸善類之無祿一至此甚殄瘁之痛曷可究言嗚

直齋集 卷十三  
呼洙泗洛閩之書公存芻豢之味班馬韓歐之文公  
致頡頏之功居家倫理之篤人咸服其真懇立朝名  
論之正衆皆推其方嚴抗節直諫樹立聳動於耳目  
急流勇退標望振肅於頽俗卽其清德高風可以輝  
映今古矣平生獨保完名晚節優享寬樂躋七袞古  
稀之年當 國家閒暇之日蟬蛻塵寰安葬故山君  
子曰終夫復何憾而若我之宿以世誼事契從遊親  
厚者後死涼踽獨立末路憂虞溢目覓死未獲豈不  
羨公之翛然乘化長遊太清而自薄其餘生也嗚呼  
前春峽寺穩奉高誨豈知此會遂成永訣今聞公之

堂封有期而困於疾病乏於事力末由匍匐自致於  
壙訣之列禮缺情悵不禁愴泣公昔猥記余之陋窩  
矣祇當未死之前時出而讀之以不忘公勉戒之旨  
而已惟公不昧尚有以鑑余之哀衷矣嗚呼哀哉

祭李司諫壽海文

嗚呼余於石潭老先生景慕之誠誠如宋人之服晦  
翁故以兄爲老先生後人貴重而傾向之惟恐不得  
交遊旣得交遊則喜其淵源之正修飭之實而愛好  
無間情志莫逆矣豈意兄以今日倏棄余而先逝耶  
今距識兄之年甫踰十歲耳推兄才藝之盛擔荷之

重期以大做遠到者百不一試而乃遽見其奄忽觀  
化則余之畸蹤永失歲寒之托悲涼愴噎何以為懷  
耶嗚呼兄實不愧為大賢之後也始余見兄望其神  
姿之英毅風儀之秀偉而知其胚胎前光者蓋非偶  
然矣久而熟察之寬厚子諒知其心行之善矣孝友  
信義知其家範之美矣辨別於是非而持論剛峻則  
知其識慮之明矣慷慨於章奏而命辭直截則知其  
獻替之莊矣天有善淫之報則高位長年置兄何歸  
而給舍之職中身之壽甚非所以稱兄之德者矣曷  
為而不長慟永悼怨鬼神而咎造化耶嗚呼閭閻其

積侃侃其執事為之不見粉飾動止之一任坦率求  
之吾黨其孰如兄况其愛君憂國之誠尊賢衛道  
之志扶倫討賊之功揅世匡時之業董略著於臺閣  
未大施於廟堂而朝陽一鳴錮蟄十載晚畀南符顛  
躓歸來功名止於薪積志業已於蟠屈凡今士友之  
所共致憾而說哀者何可畢於造次耶嗚呼兄之今  
日止此洵非夢寐攸及嬰疾雖重治療有方去夏以  
來明有差勢那知一夜危亟猝至大故也尊丈暮境  
失養何以堪遣羣弟諸子何所仰怙吾家低面即公  
所矯創巨痛甚何以為生士類益孤何所扶植乎一

人之凶貽戚此多若余者又自此出門無所適矣有事無與議矣中秋既望訪兄少叙余憂兄病兄悶余窮相對兩衰相視作惡那知未及數月來哭兄殯此會成永訣乎好顏情話無由更接幽明茫茫心折涕賈嗚呼靈辰不留終事既備公將永謝華屋往卽丘山而余與迷兒俱以殘劣筋力且適並抱重病無以執紼而護喪臨穴而告辭耿耿痛愧殆不自勝猥持薄具來侑几筵而情則有餘而辭獨短拙余之無文兄之所諒庶照其衷而顧格斯爵哉嗚呼哀哉

直菴集卷之十三

直菴集卷之十四

墓誌

七代祖典設司別檢 贈積德秉義補祿功臣

領議政平洲府院君府君墓誌

公諱華國字德夫平山申氏以高麗開國元勳太師壯節公諱崇謙為始祖 本朝左議政文僖公諱槩之玄孫叅議諱自準之曾孫經歷諱末平之孫判書文節公諱錦之子妣貞夫人李氏外祖宗英富林君諱湜公以萬曆丁丑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于京第負質甚異氣宇軒豁志趣堅正篤學力行文章粹然為

一代所推尚名論風猷有足以陶世範俗者嘗取丙午司馬仍復不屑公車除典設司別檢亦不肯就蓋其濡染文節公庭訓親炙金慕齋兄弟以道義自勉節操自飭而既經已卯士禍且覩乙巳世變遂無意於出爲世用藏器自晦以終其身迹其平生畧與先祖宗簿令公旁尊西湖散人相類矣金黃岡繼輝嘗舉公以戒其子沙溪先生少時俾思與之齊而沙溪當士論折衷之際多引公說爲證同時士大夫咸尊仰之戊寅五月十日考終于正寢享年六十二葬于衿川三星山辰坐戌向之原夫人尹氏祔焉夫人昭

靖公坤之後僉正懷貞之女內行克修懿範甚著長男文科判書礪策壬辰扈 聖功封平川府院君推恩贈公領議政平洲府院君夫人亦 贈貞敬誥命次監役礪嘗上書訟栗谷先生寃爲世聞人次武科判尹礪嘗平北虜壬辰征倭立謹於忠州次武科兵使砧亦死事於臨津女長適賢成具思孟次適僉知安景濂公之後人今至六七代摠九百餘人而 章陵仁獻王妃卽具贊成女誕我 仁祖大王癸亥靖社時公孫領議政平城府院君景禎東平君景裕東城君景禮曾孫判書平興君坡外孫綾城府院君

具宏綾川府院君具仁屋綾豐府院君具仁墜青雲  
君沈命世南陽君洪振道陳力贊謨咸啓封號公之  
積德累善之報至是大驗矣嗚呼盛矣其後顯者在  
玄孫則判書汝哲五代孫則領議政平川君琬六代  
孫則校理靖夏承旨宅夏摠戎使光夏七代孫則大  
司憲昉公之墓道顯刻固有宋文正公時烈表文可  
以綿歷不朽而惟其幽堂之誌尚闕焉者爲深可懼  
茲敢略有序次以爲早晚納壙之地不勝愴惕云

六代祖妣 贈貞敬夫人李氏墓誌

我六代祖考漢城府判尹 贈領議政平陽府院君

申公諱砵衣履之葬在於廣州實村大石里艮坐之  
原而元配 贈貞敬夫人全州李氏之墓在於揚州  
金村真漢里坤坐之原夫人之喪在於判尹公少時  
而考縣監公尚無恙及哭夫人以鍾情之愛權厝於  
身後地旁阡而遂成永窆之真宅焉曠嘗尋拜塋域  
相距僅數武矣夫人寔我 世宗大王第九子義昌  
君剛悼公諱珏之後蛇山君諱灝東城君諱詢錦溪  
正諱祺縣監公諱聃命之玄曾孫女妣彥陽金氏外  
祖郡守諱鋒謹按判尹公家狀有曰公於 宣廟辛  
未赴任晉州判官夫人隨之官仍產難捐世公適以

差負出外夜夢得一句曰梅花得雨零青竹含霜悲  
既覺聞訃而歸及葬于其親山又曰夫人早卒無子  
女墓在揚州羣場里先壠側羣場卽真漢別稱也判  
尹公嘗守北邊掃平叛胡屢奏捷書壬辰討倭殉節  
於達川事在朴文純公世采所撰傳文及宋文正公  
時烈所撰碣文子領議政平城府院君景禎奉 仁  
廟撥亂反正位上公策元勲贈公及夫人視其秩景  
裕統禦使東平君景禔知敦寧東城君並後配崔夫  
人出孫判書平興君垓都正垓曾孫縣監汝挺牧使  
汝拭府使汝哲判書汝哲玄孫領議政平川君琬五

代孫平雲君聖夏副校理靖夏六代孫提學昉副率  
曠竊惟夫人以 王孫之貴爲忠臣之配名相之母  
墓不可以無誌雖不幸早世復年代漸遠今無以詳  
其生沒及德懿事蹟而終不容無表阡誌壙以示來  
後茲敢略有叙述爲早晚納窆之地不勝愴感云

先考敦寧府都正平雲君和菴先生府君墓誌  
府君姓申氏諱聖夏字成甫號和菴又嘗扁堂守拙  
又以先壠地名或稱困巖居士始祖太師壯節公諱  
崇謙佐麗祖統一三韓以元功賜貫於平山後從攻  
甄萱事急代主死之若漢紀信故事至今配食于崇



義殿八 本朝有諱槩左議政文僖公號寅齋相我  
世祖大王與黃翼成許文景協輔致太平配享 廟  
庭諱錦吏曹判書文節公號常巖立 中宗朝與靜  
菴慕齋諸先正志同道合已卯名賢 贈贊成  
諱砮漢城府判尹 宣廟朝嘗守北邊大捷虜寇壬  
辰征倭立謹於忠州人謂不忝為壯節公孫 贈領  
議政平陽府院君謚忠壯寔府君五代祖高祖領議  
政平城府院君忠翼公諱景禎首倡大義翊戴 仁  
廟撥亂反正以靖 社元勲配享 廟庭曾祖判書  
忠靖公諱竣亦叅靖 社勲封平興君 贈領議政

府院君祖縣監諱汝挺有大受器位未充德 贈領  
議政平寧君生祖牧使諱汝拭 贈吏曹判書考領  
議政平川君文莊公諱琬號絅菴以德望行業事  
顯 肅兩廟與玄石朴先生內外共貞以贊辨章克  
繼文僖文節二公之蹟妣 贈貞敬夫人林川趙氏  
監司諱遠期女白軒李文忠公諱景奭外孫繼妣貞  
敬夫人草溪鄭氏趙夫人娠府君時有夢麟之兆府  
君以崇禎乙巳八月四日丑時生于貞陵洞李文忠  
公第自幼端重夙成誠孝天至日侍議政府君側服  
勤就養須臾無違嗜讀書治藝業不煩程督窮晝夜

直隸集賢卷一四  
刻苦李文忠公亟稱其英敏出衆而呼與作伴消日  
逮委已於玄石先生敬服如神明先生喜其雅靜寡  
慾可與共學手書洛閩格言以勉之則獲聞道義之  
說存心制事舉不離於爲善行義而尤以禮法自飭  
深被先生之期許聰明強記於諸子百家蓋皆淹涵  
而本之則主於經訓故發爲文辭典雅贍嘗理勝辭  
達衆體咸適用拙修趙公聖期大加歎賞而謂後生  
可畏朋儕多高仰之庚申以後屢登大少解額有聲  
場屋間癸亥丁趙夫人憂哀毀踰制幾不可支議改  
府君深危之而幸卒無事已巳 仁顯聖母出宮與

館學儒生上章號寃又叅栗谷牛溪兩先生辨誣之  
䟽䟽頭被罪數年不赴舉以自靖甲戌以後連中司  
馬及增別初試而五屈於覆試人莫不嗟惜而略無  
幾微色辛巳五月除水庫別檢府君恬靜自守仕非  
其志世祿是惟黽勉行公而不以官卑恪勤無倦恒  
持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之戒不肯出位而言高癸未  
爲李文忠公被人詆毀與其本家子孫陳䟽伸辨以  
此遭臺評力辭適甲申十一月除 光陵叅奉引前  
事不就乙酉五月除翊衛司侍直尋兼 御寶都監  
監造官用勞陞六品丙戌正月除掌樂院主簿遷掌

直隸司評凡於訟獄一聽國典成憲而片言折之無所游移請囑不得售十一月兼惠局常平卽節錢穀用度量入爲出無引年犯朔故比去蓄積倍贏於來時丁亥正月出監瑞興縣未及赴丁議政府君憂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吊者皆服其善喪奠祭遵禮情文俱至與季氏校理公編次遺集及行狀值時相請釋逆臣緣坐而誣引議政府君收議爲證從草土中聯名拜疏痛辨其誣後又納誌于隧樹表于阡於爲先不朽之圖靡極不用己丑外除自是永廢公車業庚寅五月除水庫別提九月遷 社稷署令十一月移

忠勲府都事辛卯十一月出守陝川郡勲府時有忠翊諸衛查正之役堂上以府君專管是務不可付生手啓請仍任竣事壬辰十一月移漢城府庶尹癸巳二月出守醴泉郡下車卽訪問忠孝節行以激勸士女揭示 朝家教禁條例使氓庶趨避抄養高年救助失時婚喪捧公稅與官糴先糾土豪武斷之類少民莫敢或後公廨及學校頽圯者必重修而創新之武備踈虞者亦隨毀改補而獨無所別備爲治大抵在於並施寬嚴不煩而撓無一毫違道干譽意病人沾銜若免諸已上司每舉其慈良恬雅明肅之績公

暇尋先賢遺蹟謁其祠院招諸生講學課才選遊佳  
山水觴詠暢懷超然若在事外不覺符綬之爲累甲  
午棄歸九月除惠局湖南郎丙申九月出除長城府  
承酷吏之餘政尙平恕剷除苛虐惠洽闔境積瘼如  
洗大寒陽春四字碑於民口久遠不忍忘御史亦褒  
聞之丁酉棄歸戊戌八月又知潭陽府甫上任猝聞  
鄭夫人疾亟之報蒼黃復路中途承訃一日夜馳三  
百餘里疚戚致疾屢月辛苦庚子六月 肅廟賓天  
詣留闕下行朝晡哭哭踊之痛無異致喪十一月服  
闋除 宗廟署令辛丑正月出知延安府會歲大無

廣鳩賑需竭力撫摩所濟活一萬二千餘口又播種  
勞農俾翌秋有年受 聖書之獎壬寅以道臣相避  
徑遽然居外職無三年淹亦府君本意也延民遮道  
攔泣至不得行時羣壬當朝不樂城居退處廣州先  
塋下或往來東山石湖亭杜門養閒以書史花竹自  
娛甲辰四月除溫陽郡守七呈辭狀必遞今 上乙  
巳還京第與近族講行春秋宗會又與外黨諸從創  
設九會又做洛社故事爲五老會並有文酒之歡歲  
講不廢戊申春畿湖寇難平七月陪叅會盟祭例陞  
通政庚戌四月除僉知中樞府事辛亥五月除五衛

直齋集卷一四  
將壬子六月除敦寧府都正並即辭遞嘗以公議首  
擬掌隸院判決事 天點適不加甲寅壽登稀年以  
長子在侍從歲首推恩陞嘉善襲封平雲君俄除同  
知中樞府事一謝而止丙辰哭長子喪悲念不自制  
府君精力剛固神志不衰以是年捐館而記性及詩  
文筆札未見有減於平時寢疾中起居酬酢無異他  
日故治命蓋詳盡無遺六月患暑症踰月彌留而不  
知其有危兆因不肖侍藥無狀八月三十日考終于  
大寺洞第享年七十有二嗚呼痛哉十月十九日窆  
于廣州大石里良坐之原判尹判書二公及議政府

君墓皆同岡焉所著和菴集二十一卷所編文章宗  
選歷代詩抄平山申氏家乘藏于家夫人潘南朴氏  
玄石先生諱世采仲女校理諱漪之孫判府事諱東  
亮之曾孫大司憲諱應福之玄孫元府尹斗樞之外  
孫純明貞正婦德甚備言行事為務盡道理玄石先  
生惜其不為男子有吾事孤矣之歎府君嘗謂多賴  
其規箴之助以知心相期益友相待云以癸卯正月  
二十八日寅時生卒于壬午二月五日壽四十從府  
君職 贈貞夫人葬祔府君厚齋金公榦曾為墓誌  
焉凡育三男二女長男昉文科參判次暲縣令次曙

直齋集 卷一四  
郡守女長適士人沈廷紳次適監役金令澤昉子大  
孫都事女適洪麟漢監司暲子大傳女適金鍾正正  
言曙子大權大季女適李奎英沈廷紳二女適趙重  
明持平崔後遠金令澤二子相理相定曾玄多不盡  
錄伏惟府君淳慤靜穆天資粹美孝慈友悌內行純  
篤文雅蘊藉詞學兩高剛明仁愛政事全備而德優  
報嗇不得大施於世天意孰究焉重念不肖侍奉府  
君四十餘年而孤負生育教誨之恩暴棄荒墜負慈  
文識末由顯揚其志業之一二不孝之罪永無所贖  
哀慕崩隕痛貫心骨茲敢略次世系履歷子姓以蔽

諸幽追議請文作家庸揭墓前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甲戌八月埋安

從祖保功將軍忠佐衛大護軍公墓誌

公諱璠字士珍平山人高麗太師壯節申公諱崇謙  
之後漢城府判尹 贈領議政平陽府院君忠壯公  
諱砮領議政平城府院君忠翼公諱景禎刑曹判書  
平興君忠靖公諱竣陽城縣監 贈領議政平寧君  
諱汝挺之世嫡玄曾孫子妣 贈貞敬夫人全義李  
氏外祖都事諱廷觀公以 崇禎戊子某月某日生  
以勲曾嘗食大護軍祿娶淑人李氏牧隱先生稽之

直者集卷一四  
後僉樞徽祿之女未有產育甲辰四月二十四日早  
世淑人後十年亦沒公孝友天植行能夙成嘗痛早  
孤愍母夫人惇疚侍護不離側默察其意其所不欲  
爲者切戒不犯承重判書公喪以戚聞當析產告母  
夫人一任叔父處分每邀致姊妹以爲歡娛膝下之  
地甥女多率養于家劬書績文將以成功於科試而  
局于短造有志未就族黨隣里莫不嗟惜云公旣行  
誼修飭淑人又閨儀端烈兩美相合宜享遐祿而無  
年無後噫其冤矣母夫人旣哭公顧宗事之重以縣  
監公弟牧使公長子議政公諱琬爲嗣晚謂孫都正

公曰吾兒香火無托須待汝多育以其中之一爲吾  
兒侍養奉其祀至于四代則庶塞吾悲矣蓋東俗有  
此一例故也曠於是承先考命得主公祀顧公墓迄  
缺幽誌茲敢略述司成柳公成運表阡語納于壙右  
不勝愴感云甲戌九月埋安

從祖通德郎公墓誌

通德郎平山申氏諱瑜字季獻自號白雲居士庚寅  
十月七日生辛亥二月二十五日卒葬于廣州陶藏  
谷負其之原公旣早世而距今垂七八十年其平昔  
事行靡有以攷徵者惟我王考領議政平川公以公

伯氏哭公而有祭文有曰惟君之資異乎凡羣英秀皎潔秋水精神又曰旣治墳典旁通篆隸餘事丹青亦極超詣揮灑之暇嘯咏自適筆翰如流句語清切終曰以君之才年何太促天高鬼惡厥故莫測按此數語足可以想見公稟賦之美文藝之盛而不幸無壽之爲重可痛惜矣何必多乎哉公牧使公諱汝拭嗣子判書平興君忠靖公諱竣孫領議政平城府院君忠翼公諱景禎曾孫判尹忠壯公諱砬玄孫始祖高麗太師壯節公諱崇謙外祖判書李公諱基祚娶恭人李氏泰郁女無男以平川公次子靖夏爲後文

科副校理以文章名行著於世嘗狀恭人行甚詳孫皓响曾孫大權大蘊

叔舅處士朴公墓誌

公諱奉正字士憲朴氏皆以新羅始祖爲上祖至高麗有諱應珠以潘南爲貫鄉自是爲東方大家有若右文館直提學文正公諱尚衷左議政平度公諱嘗吏曹正郎文康公諱紹以節義德業名行聞高祖大司憲諱應福曾祖右叅贊錦溪君忠翼公諱東亮祖弘文館校理諱漪考左議政文純公玄石老先生諱世采以道德功烈爲世大儒妣貞敬夫人原州元氏



府尹斗樞女公以 崇禎紀元後甲午四月三日生  
性度醇謹持心真率而和緩制行篤厚而平實恒居  
無疾言遽色讀書省身之外不雜以他事老先生察  
其近道之資告以爲學八德之規模則公能深體而  
力究之見諸事爲者儘多親切端的頗爲老先生所  
倚重凡於持家奉先接賓編書靡不使公與聞而參  
助隱然有父子間知己之感出入門下之士咸愛好  
而推重戊午十二月九日適有事作客延安講疾暴  
卒於旅舍老先生痛惜甚有喪余之歎葬于坡州萬  
歲山某向之原孺人韓山李氏祔郡守廷龍女柔嘉

貞一有靜女之操心事言行多著士君子風孀居三  
十年足迹不出門外教諸女有法適人各宜其家繼  
子弼濂縣監三壻僉正任璟郡守具鼎勲幼學洪萱  
孫師古外孫郡守安世士人宗世取世柳弘模妻任  
出士人億祚百祚申命漸許涉金相變妻洪出甥姪  
平山申暲服公之賢嘗語安世以識公墓矣安世鄭  
重未就而歿暲竊悲且懼略述平日所聞一家尊屬  
斯文長老之言爲公誌如此未知傳至後世俾悉公  
之潛德否也耶噫

厚齋先生誌文

道之在天下有宋以前盛於中州 皇明以後對于  
我東孔孟之道得程朱而復明程朱之道得退栗尤  
玄而益闡退栗尤玄之道又得厚齋先生而彌彰先  
生之學蓋傳習乎尤玄淑艾乎退栗沂以上之祖述  
憲章乎孔孟程朱而遂任傳道之責嗚呼盛哉先生  
之棄後學數十年尚闕幽堂之誌先生曾孫鍾正以  
曝於先生親炙久而感服深托以是役朱子曰無某  
工夫省某底不出曝無先生工夫何足以妄擬先生  
之範圍而又愧無文識筆力善形大君子德美以故  
屢謝以非其人而終不得辭焉先生姓金氏諱翰字

直卿清風望族高麗侍中大猷 本朝叅議灌漢城  
府尹義之之後孝子 贈執義諱繼 贈叅議諱忠  
伯 贈叅判諱益新叅奉 贈判書諱洙寔其四世  
妣 贈貞夫人完山李氏坡原都正應福女判書公  
弟觀性齋諱濤西原韓氏 贈承旨曇女其本生父  
母也先生以 崇禎紀元十九年丙戌八月二十日  
降于廣州之沙川眸子炯然有精彩自幼莊重少疾  
言遽色中蘊許多精識始學千字文逐字問義至資  
父事君曰君為誰請見其面觀性公曰多讀書而年  
長則自可見矣遂謝同遊曰吾方讀書欲見君不暇

遊也聞者異之稍長銳然欲學聖人專意爲己之學  
循環讀四子六經及小家心近諸書而學庸讀幾至  
萬遍句探其義字求其旨融會穿透如誦已言又嘗  
取太極圖積月潛究昭晰衆妙木葉川流之觸目者  
箇箇成太極圈子進修甚篤內外交復書中道理一  
一實踐以內則事親以鄉約接人如四勿三省九容  
九思無不體驗而用力焉徃拜允翁督太極疑義允  
翁大驚歎講論之際不覺膝前離席目送如明道之  
於龜山尋與弟執義公裁委已玄翁門玄翁扣其學  
深致莫助之愛倚望托重猶晦菴之於勉齋 肅廟

初元允翁以己亥禮論被鐫穆等凶徒譖誣火色滔  
天先生嘗識鐫以其向大賢有禍心面斥絕之士友  
李必益李永敷尹樞尹以健諸人屢抗章申允翁而  
以先生遠於禮學每推以製疏明據禮經洞辨邪說  
搢紳金公錫胄趙公根李公選輩咸歎伏以為栗谷  
以後得疏章之體者始見此疏云己未判書公寢疾  
屢朔先生侍護不暫離扶將調息靡不用極便身悅  
口各適其宜多有非人力所及判書公臨終謝以汝  
恩吾無以報也及遭大故哀毀踰制水漿不入口寢  
苦屢月哭不絕聲患歷節風證極危待變夢判書公

告以有醫崔昌漢者盍迎治之執義公入京求之果得焉邀試針數穴病勢大減人以爲孝誠所致辛酉外除拜尤翁於黃澗請先墓文字會有尹拯背師之變先生稟於玄翁明三一之義處之甚嚴戊辰玄翁以冢宰造朝上袖劄論宮禁宗戚先生寔贊助焉上怒大震荐下嚴教玄翁蒼黃去國先生送至郊外曰先生此行雖狼狽劄中義理可俟百世小子回慰爲賀已已仁顯王后遜私第栗牛兩賢黜于文庶先生聞變痛迫六載寢外貶損衣食跡不入京城尤翁受後命設位哭行三月之制而觀性公踰年疾危

先生晝夜焦遑不得操文赴葬終身以爲大恨庚午丁觀性公憂哀毀之節葬祭之禮一如前喪壬申又哭長子喪威震剝疾病危苦而精進之工益慥慥人十已千不明不措蓋有欲罷不能之意嘗有四書及戴經太極圖劄記至是梳洗添刪並爲成書修辭立論縝密的確皆見其不可易益致力禮書經曲常變蒐羅貫穿見於問答者折衷古今動皆中窾甲戌天心大悟迎還聖妃兩賢復享尤翁伸寃而玄翁爰立當世道先生力贊玄翁以嚴誅黷希載謀害國母之賊痛斥南九萬柳尚運等營救逆徒之罪又

正者集卷十四  
曰庚申南人猶可參用己巳南人罪不可貫玄翁答以義理明正吾意政爾入告出劄力闡名義峻行討復多採先生議是年冬先生除典設司別檢申狀不就乙亥玄翁易簣於坡州廣灘先生奔哭加麻三月申心喪三年此禮之不行久矣見者莫不難之丙子除侍講院諮議疏遞復拜又辭陞宗簿寺主簿戊寅遭韓夫人艱高年居戚氣力危悴而執喪采篤哀隕動人雖宗族至親終不敢勸進董桂蓋其前後在疚以過哀聞人以方損柴手抄禮記以類彙分以便考觀且將東儒及玄翁論禮文字做家禮門目編成禮

說又爲玄翁行狀年譜語錄及尤翁語錄以寓景慕庚辰服闋除青陽縣監以祿不及養辭不赴辛巳除禮山縣監又辭我祖考議政公筵奏催赴少試絃誦之治上可之遂黽勉之官與夫人約余之鹿布袍子之短布裳在官有改非我志也夫人曰唯命此歸袍裳盡弊矣爲文喻士民以孝悌忠信椽吏以恪勤精白再三懇告出於至誠莫不欽服畏愛鄉先生有名德者立祠妥侑以爲瞻仰興起之地聽訟之暇招諸生講學晝夜不倦有志之士多聞風負笈者壬午棄官歸士民泣涕遮途夜深開後門潛還禮人如失

父母立石追思歌之戊子除宗親府典簿以在一行  
作吏之後強起肅謝而歸除連山縣監屢狀辭自  
上特命催促赴任以仁明公正廉約簡重為政尤致  
意於興學教士縣有遜巖書院月臨講堂行相揖禮  
授諸生書考課甚勤為定院規俾永遵守如白鹿之  
為訪勝國及 本朝忠節死義人增飾廟制操文設  
祭表獎激勸之方殆無遺憾庚寅棄歸邑人呈營門  
及備局乞借留不得時四方來學者益眾築書室於  
雲溪之上先生為修學規數十條揭諸壁隨人深淺  
誘掖訓迪要以克己踐實為主遂菴權公尚夏以為

五常之性只賦於人而不賦於物人心未發之前亦  
有為惡種子農巖金公昌協以為知是一心之用而  
無管於智先生為之辨說力明其不然壬辰執義公  
客歿於寧海任所先生哀傷如不欲生躬迓忠州扶  
櫬而返經紀家事管理家務懇於族弟承旨樺得其  
子為後除翊衛司衛率不就癸巳除司憲府持平陞  
掌令連䟽力辭屢遞屢拜丙申陞執義䟽辭陳帝王  
心法復雪大義丁酉 上以眼患有溫泉 行幸先  
生祇送路左䟽引病未從扈咎附陳養心養病之戒  
復除執義兼侍講院進善時 景廟代理上書辭因

陳孝悌之道學問之功以爲一約戒尹拯之徒李世德爲拯訟冤誣引玄翁書多背本旨先生上章辨明玄翁斥拯之實戊戌三道儒生爲尤春玄三賢陳請文廡從享斯文諸公咸無異辭正言鄭宅河者童駮無識向玄翁妄有侵詆先生上辨章備陳玄翁道德之盛痛斥宅河駮妄之罪是秋始解本職以講官特召不置先生深懷不安力疾行至果川拜疏而退已亥 上八耆社覃恩陞資通政除工曹叅議移承政院同副承旨並有辭書以爲臣旣以年過七十超資又當以年過七十休致庚子四月 上候大漸先

生聞卽登途至崇禮門外承 候六月 上昇遐先生詣 闕下叅朝晡哭受衰還山除戶曹叅議旋遞十月赴哭 山陵而歸 先王末年大定邦禮臣爲君服一依儀禮而芝村李公喜朝主燕居布帶有收議先生對以有違於朱子定論失斬衰名色 命依先生議施行 景廟元年六月赴 國練玉堂李重協請留求助而先生已行矣八月今 上八承儲位朝野臣民莫不欣慶俄而時事變羣凶當局目建儲爲逆殺死定策大臣金公昌集李公頤命趙公泰采李公健命其餘無罪陷重辟者不可勝數先生中夜

雪涕憂憤不已以不參會盟祭將就拿至城外會以年迫大耋寢之而凶黨睚眦不已先生不安於畿甸癸卯秋倣伊川遷居龍門古事盡室南下高山縣愛其山川明麗有考槃終老之意甲辰八月 景廟繼陟詣縣門望哭成服今 上元年乙巳我兄參判公以玉堂筵白先生宿德重望宜輔導 聖德培植 睿學請盡誠禮招延二月除工曹參議尋陞嘉善除司憲府大司憲兼侍講院贊善自春徂秋連遣近侍促召屢疏力辭 上為安先生心許遞憲職且 命史官偕來先生不得已八月行到沙川故居 上問

承旨以方到何處 口呼傳諭別遣史官催召先生又不得已至城外固申前辭又引玄翁癸亥盡遞職名後八對舊例且乞收還史官 上皆從之乃八侍嚴廬 上問學問政且命留裨新化先生請以文字仰陳取袖中七劄以進曰講明 聖學曰輔導 春宮曰昭揭大義曰叙正彝倫曰繼述 先旨曰培養人才曰接下以誠 上受置御榻教以從容省覽且問喫緊工夫先生復以誠意正心之功及君臣和合天意感應之說進焉 上執手勉留復授贊善賜食物柴炭且令後日入侍講席先生為留數日而問



一開筵無八侍 命劄中所言亦未聞採施指揮遂  
留章出宿江外 上遣近侍催還而先生已返沙川  
矣蓋於叙正彝倫條力言辛壬羣凶無君不道之罪  
不可不以大逆律勘處繼述 先旨條極論尹宣舉  
尹拯得罪 先朝處分嚴正不可不收其爵謚南九  
萬尹趾完崔錫昂等不思為 聖母誅逆容護諸賊  
不可不亟黜庭配皆當時第一義也左相閔公鎮遠  
來見副本不勝歎服乞少留以副同朝望云既而有  
冬雷災 上下教求言先生應旨上一綱五日疏綱  
曰人主之心曰去已私嚴宮禁開言路擇守令崇

節儉而嚴宮禁條尤直逼幽隱極言人所難言開言  
路條申論討復之義調停之弊又騰進玄翁經筵故  
事請詳覽體念聞 上講孟子中庸 世子講小學  
繕寫平日劄記用陸賈新書例隨寫隨進以資攷究  
丙午除大司憲孫致庠魁謁聖科 上賜對帳殿使  
歸告先生以思想之切及企望一來之意先生陳疏  
辭謝丁未 國家為 仁廟辨証彼中新印冊子將  
至先生辭疏附陳其匪榮伊羞不可張大請停稱慶  
設科等事 世子嬪將入宮 上因宮官李挺樸言  
命先生諺譯大學行義齊家編以進未及上而時

事又變凶徒充斥悉反討復之案會請南九萬等黜配之人亦並削黜先生嘗首發是論矣陳疏乞同罪且辭行義翻進 批以山野儒賢不關朝議所翻行義令史官取進戊申三月畿湖逆亂起先陷上黨殺兵使李鳳祥營將南延年將舉兵犯 闕中外大震先生輿疾奔問寓西湖疏論賊情聞賊敗報始還先生素有疝眩證是行久處旅次節宣失宜疾勢大添至秋極危重 上聞之遣御醫賜藥物十一月 孝章世子喪述先生失聲痛哭曰國其奈何庚戌六月 宣懿王后國恤病未運動只於室中伏哭為禮辛

亥相臣以先生壽踰八旬陳白陛秩資憲除工曹判書時宰主蕩平者不分忠逆而渾論之妄引栗翁玄翁為口實先生深懷慨憤力疾草疏將以闡賢志辨姦誣適有情勢未果上壬子三月移議政府右叅贊七月病革二十六日命婦女八內索紙筆草遺疏數行手戰墨淡不可辨使人扶起正卧遂易簪壽八十七訃聞 上震悼隱卒甚備命送棺材及葬需役夫致吊祭如例九月葬于宅東先塋南岡丙坐原丁巳遷窆于前麓乙坐原貞夫人陰城朴氏忠臣判承樞淳之後孝子同知中樞浩遠女孝謹慈祥端一清苦

德足以配先生生後先生二歲卒後三歲葬祔先生  
子泰魯 贈叅判師魯早夭女適叅奉李普溟孫致  
屋文監司外孫李恒祚叅奉曾孫鍾正文承旨鍾直  
早夭二女郡守尹心緯士人李齊淵妻玄孫尚淵會  
淵命淵 上追思先生不已前後賜祭至三四又命  
湖藩刊行遺集又命贈領議政不待狀謚文敬表獎  
之舉可謂盛矣嗚呼先生義理精微自有元集及劄  
錄成書言行大法亦載行狀墓碑諸文字今不敢別  
爲論撰而第竊念尤玄兩先生及後來諸賢之言自  
有可以徵信於今與後者故謹撮而序錄之尤翁覽

先生明德說及大學太極圖質疑諸說復書曰從容  
於程朱之緒餘而精深明白非愚昧所可窺吾人見  
解已到此地位前頭所到其可量乎天相斯文吾道  
東矣世道幸甚朋友幸甚玄翁一見先生以百源整  
襟及緱氏六月氣象許之嘗曰直卿於道體洞見大  
原乃吾畏友非學於吾者也農巖金公曰厚齋最精  
於經傳文義獨得正旨命辭無差三淵金公曰厚齋  
學已成家有睥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之氣象對之  
令人不覺斂膝起敬存養之固同時無可敵芝村李  
公曰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厚齋可以當之儉齋金公

曰孝悌通於神明忠誠貫於金石厚兄真有此德黎  
湖朴公曰專用心於內以曾得之寔法會子志堅思  
苦卒底大受不讓勉齋講討之精深蚕絲牛毛文章  
之質慤布帛菽粟噫先正所以推尚後賢所以贊服  
至於如是則先生之許大本領可任吾道之重寄晚  
來成德允爲斯文之宗主者儘可見矣知德之言可  
質百世又何待乎末學管窺之說耶抑曠於平日竊  
有所僭論而興喟者先民有言曰世有成德大君子  
學聚於已道積於躬則六經皆爲其註脚以此而觀  
乎先生則幾矣蓋先生致知之工在於大學補亡章

躬踐之實在於戴記曲禮篇察倫明物之行在於小  
學明倫篇及家禮居家雜儀持敬存心之功在於真  
氏心經及程謝尹三先生之說集羣書之精而會于  
一身具百行之全而達于往哲噫非天挺不偶以相  
斯道則何以臻斯域哉此曠所以信先生之祖述憲  
章于孔孟程朱淑艾傳習乎退栗尤玄而任傳道之  
責者也先生與黎湖有翁季契黎湖嘗爲撰先生大  
碑曠欲兩用於阡隧而鍾正不從固請別構茲不獲  
已猥有敘述竊不勝血指之愧云僭爲之銘曰  
爲已之學先難後獲一貫之道下學上達先生是程

聖人爲的知及仁守由博反約實地苦工力久真積  
理一分殊昭徹本末經謨傳訓躬踐篤實寤寐持敬  
表裏整肅功全輪翼動合繩墨居安資深凝道成德  
體用大備英華自發士仰宗匠邦致彛帛大人格君  
正名是急義闡尊讓辭嚴討復賢邪劈源正直作極  
蔚彼遺書富有大業諸經羽翼先正宗脉後有知德  
孰不欽服雲山之陽幽宮是托言大非夸我銘不作  
司憲府執義蒼觀齋金公墓誌

蒼觀齋先生執義金公既歿之三十六年其嗣子恒  
魯士常以其宅相尹暹日進所爲狀示暹俾述幽堂

之誌以暹夙游門屏粗知景慕故也暹竊念公問學  
文章名論氣節非暹鹵莽者所可撰次則始辭非其  
人而顧其請不止卒無以免則謹按其狀而叙之公  
諱栽字仲固清風之金始祖諱大猷高麗侍中八我  
朝有諱灌戶曹叅議諱義之漢城府尹諱友會受  
州牧使叅靖 國勲高祖諱繼會祖諱忠伯以學術  
行誼並蒙 朝家褒典贈以中丞侍郎等顯秩祖諱  
益新忠佐衛副司果考諱濤號觀牲齋有文行隱德  
不仕妣西原韓氏 贈承旨曇之女寔舉二男長卽  
厚齋先生諱榦早被 肅廟禮召至 當宁待以賓

直齋集卷十四  
師季卽公公於厚翁蓋如有宋橫渠之天祺 本朝  
慕齋之國弼云公生質英特迥出凡倫其在髫年多  
有異蹟稍長不煩師授卽通經史文藝夙成凡有述  
作筆力滂沛理致優餘族祖沙川先生克亨族叔監  
司公澄咸加賞譽期以遠大弱冠中進士高等而雅  
志在於爲己尋常操飭不以科白人自待壬子與厚  
翁請業於玄石朴先生門函丈問難多蒙印衮間從  
尤菴宋先生遊質以明德理氣等說亦大被稱獎而  
若兩門期與之盛則玄翁之論門弟子好學必舉沙  
川三金卽指公與厚翁及族弟儉齋公操而尤翁之

語厚翁亦嘗有人才萃公一門之說由是聲名大播  
一時士友莫不欲識其面而公亦益自奮發日以慤  
慤直以斯學爲己任癸丑玄翁因閔慎變禮尤翁因  
已亥服制並被穆鑄輩凶黨所構陷公憂慨世道無  
心進取一意趨修見諸論講踐履者逾益明著及郭  
世楗之䟽出而尤翁厚被誣詆則公與厚翁首先發  
論亟倡同志封章伸辨庚申世道清明而有老少分  
門之漸尤翁門下又有尹拯背師之變公深惡痛斥  
不少饒貸己巳凶黨又得志 中殿出宮栗牛兩賢  
黜享文廡尤翁受後命玄翁亦放廢公悲憤憂傷杜

直老集卷十四  
門山間不入城闔首尾六載如一日庚午丁觀性公  
憂哀毀踰制情文罔缺外除益無世意與厚翁連床  
講劇寔存忘老之樂而厚翁嘗稱其難處曰思索堅  
固吾差有長而敏悟博達不及家弟甲戌 乾斷廓  
揮 坤位復正玄翁入膺大拜而首相南九萬倡邪  
議欲宥廢 毋諸賊公心切痛駭協贊師門克闡討  
復之義深爲時輩所仇疾乙亥二月哭玄翁冬擢別  
試丙科第三人朝野知公者方以公輔期之而時值  
異趣當路抑公不置槐院丙子除成均館學諭移議  
政府司錄旋擬侍講院說書臺臣柳重茂受人旨少

有言吏曹叅判李徵明爲之疏辨其妄丁丑春除保  
安道察訪爲政主朱子一命愛物之訓減俸恤下毫  
無附已公餘諷讀不徹方伯俞公得一甚致敬重戊  
寅丁韓夫人憂居戚一如前喪服闋除成均館學正  
辛巳歷數銜移侍講院司書俄承 命掌試湖南還  
除司諫院正言因事遞十月再除時 仁顯聖妃升  
遐事由甲戌以來懲討之緩公上疏力言相臣南九  
萬柳尚運等掩護國賊讓成禍變之罪壬午由兵曹  
佐郎司憲府持平侍講院文學四月除正言倡憲府  
合啓請九萬尚運遠竄久而得付處之 命六月除

持平上萬言疏備論 君德時弊首陳天德王道之  
要次陳輔養 春宮之宜次陳嚴宮闈正內外之道  
次陳正朝廷公取舍之方次陳叙彝倫誅亂逆峻隄  
防絕奸萌之說末又極言侈習之當祛守令之當擇  
忠言讜論罔不精白剴切而其論甲戌相臣處尤的  
捉真職森嚴痛快實改紀後第一文字 上批甚優  
一世傳誦或至慷慨流涕而一邊之媚嫉於是益甚  
秋冬連帶兩司春坊癸未除文學者二兵正者三持  
平者三其為持平發兩啓初論翰林趙泰億儒生到  
記用奸狀及大將李宇恒冒恤張樂之非次論朴世

堂擅改四書注疏劄作其私書思辨錄之罪繼又疏  
論水灾救荒之策及戚臣兄弟分據本兵師儒之非  
宜冬以書狀官赴燕上使徐宗泰深畏憚之酒席酬  
唱每云對書狀則詩思不出甲申還除持平由成均  
館司藝復還持平乙酉又除疏請還收九萬尚運叙  
復之 命尋除京畿都事遞授侍講院輔德移司憲  
府掌令丙戌除扶安縣監為賊臣一鏡所侵斥辭遞  
秋又左遷理山郡守時九萬之徒崔錫鼎為相仇公  
寂深且惡其出入臺閣力持名義故驅之絕塞風霜  
欲置之死也公夷然馳赴悶士子之蚩蠢則首興學



直者集卷十四  
政惠吏民之獷悍則並施恩威甫踰歲成效大著以至汾江湖落亦懷歛戢戊子秋以待講院弼善召還闔郡追餞攔路日行葦三十里旣歸去思無已且立銅碑於校側以頌其興學之惠間經太常寺正庚寅由輔德除司憲府執義未幾再由輔德還執義前後論啓李璽行已無狀及姜覲爲其子科場用奸狀摠公入臺自辛巳至是十年之間未嘗有有職無言時矣際有崔錫昂刊進禮記類編事而其書分裂戴經全文移易學庸章句公痛其用心之絕悖治疏將聲罪致討而會遞職未果以其誣引玄翁於編證諸人

之間乃與同門數公聯名上章痛斥其亂經誣賢之罪自後歲餘不調辛卯冬出補寧海府使其事亦如丙戌之理山至則痛抑豪族字惠小民尤致意於學校風化值歲歉設賑悉心區畫全活甚多壬辰六月猝患毒腫公自知難醫爲書告訣于厚翁及儉齋但無提及章子厚語竟以其十六日卒于官距其生庚寅五月十一日壽六十有三噫以公完賦苟得間養晚年則仁德之壽未必止此而顧以炎陬瘴鄉處非其地積崇在內二豎投間使彼百計中傷者終得以歛舞而雀躍可勝痛哉邑士女奔走號哭亟治石豎

直者集卷十四  
碑八月返于先兆廣州白雲山下葬以甲坐之原前  
配淑人李氏縣監濟之女厚翁嘗稱其善事尊章無  
違夫子後配宋氏贈叅判鼎弼之女有女士風持家  
有法並祔公墓子以魯早夭厚翁求得族弟承旨棹  
子爲嗣是爲恒魯女適縣監尹東奭爲李淑人出適  
佐郎李普淳爲宋淑人出恒魯仕爲縣監有三子長  
致和餘幼尹之一子卽暹進士李之二子龜祚崇祚  
二壻林善浩尹東羨公天分明悟德性完粹立心制  
行方正剛毅以經學爲主以真知實踐爲的先難後  
獲俛焉日有孳孳從遊於兩賢有傳習之功磨礱於

厚翁有相長之益講貫親切而造詣深密存養有素  
而充拓不疚蓋體立故用周識明故行修持心則循  
理而寡慾檢身則從善而克己居家則正倫理而篤  
恩義立朝則格君心而匡時政臨事進言則不顧利  
害不計禍福置死生於度外惟義理之是執極言人  
所難言者其於衛斯文闢異端罪愆人救世道之際  
身任其責無少回互不畏強禦不避鈇鉞有壁立千  
仞之氣象獨其進由科目晚涉世路則人徒見其風  
采言議之爲可敬慕而不甚知其風采言議之自有  
基本爲深慨恨而公之爲公不係人之知與不知遺

集十數卷會當有行世之日苟使知德者讀之必信其爲道正德崇學明行成之君子人矣豈患無朝暮之遇也至於文章一路卽公餘事而平鋪淳實典重瞻暢使人讀過不覺歛衽起敬疏劄固劄切白直有足以警動人主之聽而論學及雜著文字又多發明闡釋可爲後賢所考信者且公藪有經世之志綜物之才使有際遇展布其底蘊則活國救民之功何可限量而挫抑排擯沉屈冗散而終此實時運所關而豈不增千古志士之遺憾也耶曝少也數拜公床下熟聽其修明正學排抑左道扶護大經摧折凶邪之

至論格言而竊深欽仰之故今於後事文字只從大致表出昭揭而疏節細行姑從刊落不敢爲煩靡之辭後之尚論君子其必有以徵斯言之非出阿好矣

贈吏曹叅判金公墓誌

公諱泰魯字聖瞻清風之金肇自高麗始祖諱大猷爲麗侍中入本朝有諱灌戶曹叅議贈左贊成諱義之漢城府尹諱友曾錄靖國勲官牧使贈兵曹判書清平君諱繼孝友好學隱德不仕贈執義見東儒師友錄高祖諱忠伯孝行卓異至感異類贈戶曹叅議語在玄石朴先生行狀曾祖諱益新

贈吏曹叅判祖諱洙典獄署叅奉 贈吏曹判書

考諱榦遊玄石先生門道學爲世儒宗卒官議政府  
右叅贊學者稱爲厚齋先生妣貞夫人陰城朴氏孝  
子 贈叅判浩遠之女公以 崇禎戊申十月二十  
日生壬申六月一日卒享年僅二十有五公生爲大  
賢之嗣長服詩禮之訓其事行風義必多可觀而不  
幸早世遺蹟泯然無由考述以傳後可惜也已然竊  
嘗聞其家傳說話之一二朴夫人嘗患毒疔避寓隣  
舍公躬負以往不用婢使歸亦如之於八法有絕才  
心畫道勁深得古人法度其始也先生爲賣早稻田

以給紙筆云治文詞先生或取覽所著指誨利疵則  
公言下領悟所修改輒能稱意故先生每追悼其有  
才無年此又曠所嘗承聞於先生者嗟呼此數事庶  
見其篤孝敏藝而推類以求則其爲修士善人居可  
識矣何必多乎哉抑又念聖門之伯魚朱門之受之  
皆不免夭物而百世之下人無有不知者今公處地  
實類二子則後之人又孰不徵其世想其人識其有  
羨質良材而秀而不實者哉是亦可以少憾矣先生  
葬公於廣州沙川鸛峴之卯坐原夫人晉山姜氏教  
官錫夏之女歿後公幾年葬祔公別有誌子致屋文

科魁監司文學風裁為世名臣追榮公 贈吏曹參判夫人視公秩孫男長鍾正進士次鍾直早殤女長適尹心緯進士次幼鍾正一子幼鍾正將納誌幽堂徵文於皞皞自幼出入先生門下與監司君為莫逆交鍾正又是謂我舅者自念事契之重獨嘗恨未及拜公今以托名文字為幸不敢以不文辭焉

貞夫人姜氏墓誌

夫人姓姜氏系出晉山 國初進賢館大提學諱淮伯 成宗朝佐理功臣晉山君諱希孟宣其遠祖高祖諱先慶文都事 贈都承旨曾祖諱晉昌 贈戶

曹參判祖諱大後同中樞菁陽君考諱錫夏童蒙教官妣全義李氏都事賊傳之女夫人以 崇禎庚戌五月六日生丁卯歸于 贈參判清風金公諱泰魯為厚齋先生諱榦冢婦先生嘉其性行而倚重之壬申參判公喪逝夫人顧念嗣子未忍引決而哀毀踰倫寒暑不易處喪除猶垢衣戚容笑不至矧汜于沒世事先生至孝温恭畏謹竭力奉養甘旨未嘗缺四方人士日輳於先生之門而預具饌餌承命供饋各稱其情族隣婚葬先生欲有所施則欣然應副不以無為解志體之養於是兼備先生晚寢疾夫人至誠

直齋集 卷十四  
憂煎徒跣疾趨出入庖厨滌器調味必皆手親其進也視多寡爲憂喜其徹也立戶外俟更進夜深寢熟然後乃休蓋首尾五載勞瘁至矣而年在耆艾不少自恤逮遭大故垂白扶縗哀慕不懈晚寢早作躬執饋奠如先生在時推孝爲友待小姑李氏婦曲盡恩義隣居四十年泐無間言律已甚嚴整儀容寡言笑靜處一室終日穆如視人之袷冶傾邪若况已然家人有過失切責不少假聽者瑟縮然於待人接物務主慈仁故族黨臧獲莫不歸心好施與吉凶資助親姻咸暨治產有法運用不窮耕耘之課周於田圃服

食之具豫於寒暑尤致勤於向先凡係祭需預辦別儲窘而無犯祀之日非甚疾割烹洗濯未或不親又嘗節用取贏以營先山石役教嗣子監司君蒙以正養長以義訓及其以諫官言事遠謫也猶喜其直黜不以遠離爲悵曰汝爲名人足矣吾復何恨貽書以操心遠色爲戒顧獨於家事小大必常告知無所自擅或欲有爲而事涉不可有所覆稟則言下便止此又其陰柔坤順素規然也早罹崩天中歲食貧窮阨備極而鞠育藐孤妙年顯揚官二品奉養典榮及泉塗夫人亦從受真誥則人方以晚年榮輝賀夫人而

嗣子遽客沒官守夫人孤惻飲泣遂無生世意戊辰十一月二十八日以疾考終內寢壽七十九有遺書戒飭後人皆至言也葬祔叅判公子姓在叅判公誌夫人質稟貞莊德性堅固得之天者既全謹守法度動遵儀則修諸身者克備卽其小而主饋之良持家之勤類非俗女之所及語其大則孝於爲婦賢於爲母又庶幾乎古之淑媛揔其懿範懿行宜可以享有福慶克受厥報而平日所履一切反是則天理孰究焉曠與監司君夙托范張交今於令孫幽誌之托義不容辭是庸不揆僭猥謹此叙述如右噫夫人女師

也世無劉宗正疇克載之丹書以昭昧於無窮也耶

淑人朴氏墓誌

近故淑人潘南朴氏左議政文純公玄石老先生諱世采叔子處士公諱泰正長女妣孺人李氏其考縣監諱廷龍淑人踰笄適司宰監僉正西河任公諱璟字君玉舉三男一女男長安世郡守次宗世次取世女壻士人柳弘模淑人生以辛亥十一月七日卒于辛亥六月三日壽六十有一歲淑人始早孤老先生憐而教之嘗諺翻先賢格言若性理字義與古人嘉言善行使我先妣與淑人更書而互寫合成一帙以

為常目服膺之地今其冊子尚傳留不泯蓋淑人稟  
質端良持已靜潔又被老先生訓誨之澤深有為善  
謹行之實故在家與出嫁人莫不以文中高士稱之  
僉正公好古耽經史不以家產掛意而淑人勤儉以  
治內樽節以制用凡於養親之方享先之儀隨事効  
誠了無虧闕終日端坐理事家人未或見其跛倚偃  
息織紵刀尺夙夜不少懈時以穀布助濟李孀人調  
度諸子自未長時嚴加戒飭執業不怠故皆為文雅  
佳士淑人於我先妣追慕之誠不下於父母以曠為  
先妣之子而冲年失恃深加憫傷每見必命之久坐

為說舊事縷縷不止我先妣有姪女五六房而其志  
同意合而深相得惟淑人及金措大正行之內為然  
寔以淑人之慎密金內之敏慧為最親愛故也曠於  
二姊所以相向情誼有自別焉今於淑人之葬不容  
辭文字之役而第以荒拙之筆不能善發揮德懿為  
之兢懼爾

孀人朴氏墓誌

孀人姓朴氏籍錦城先祖直提學潘南先生文正公  
諱尚衷左議政平度公諱訔校理治川先生文康公  
諱紹右叅贊梧密忠翼公諱東亮校理中峯公諱漪



咸有名德於世祖考左議政文純公玄石老先生諱  
世采以道學爲東方儒宗考水運判官克齋公諱恭  
殷有名行位未充德妣淑人趙氏校理損菴公諱根  
之女孺人生於壬戌三月十三日自幼英明聰慧於  
女工夙就開習父母愛之踰笄適永嘉金文正行信  
仲始八門洗手之羹極其馨潔斷機之箴誠固如結  
舅觀察公嘉悅曰法家子終與凡婦女不同信仲修  
士文行雅飭孺人安於綦縞兩美相合嘗內集或以  
信仲畸於科宦致嗟勞語孺人則謝之曰保守布衣  
高不失本分何傷之有聞者憇然信仲家楓溪楓溪

卽漢師遊賞勝地每春花秋葉族戚朋賓以遊事來  
者信仲要爲盃酒歡則不時應未嘗言無會者咸頌  
其內政云惟孺人賢而無命旣早喪父母舅姑永抱  
風樹之憾信仲中年先逝仍齋崩城之痛嘗舉一男  
秀而不實則又縈喪明之悲自念惇獨無生世意違  
疾沉綿十數年終於戊辰正月九日葬祔信仲墓左  
卽洪陽朝暉谷先塋局內卯坐之原子履禎無育得  
從姪命淳爲後今教官一女適生員李普煥命淳生  
三男一女李普煥一男四女孺人於我先妣姪女也  
事我先妣及李姑母如事爺孃移孝効誠每少暇必

直隸通志卷十四  
來省留連共談老先生時訓子孫諸事以爲寓慕地  
其爲言皆極有條理亶亶可聽旣寡惟專心享事凡  
係祭需必預具別儲務極虔肅無致欠憾慈以率下  
詳以綜事家雖貧拮据措置有方上下十口無飢寒  
怨咨人以爲難余於孺人少弱弟雖未能詳孺人事  
行本末然於羣從中最服其賢今茲後死略叙耳目  
所及之一二以掩諸幽老病昏憤諒多踈漏是用慊  
慊仍念平日每一造省見其儀貌清古位置齊整其  
亦閨範之一端今追惟如昨愴矣

外姑淑人李氏墓誌

淑人完山李氏 本朝 定宗大王第七子守道君  
諱德生之後 贈左承旨諱慶昌 贈淑夫人李氏  
之女以丙申十二月十三日生於漢陽西門外自幼  
至長淑慎端一無有非儀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  
言二十五歸於廣興倉守尹公諱明運公先已喪其  
兩室及聘淑人賢其德懿行範而忘其悼亾之悲淑  
人於是食其祿垂四十年旣晝哭受二子專城養且  
二十年子鳳輝刑曹正郎元配李氏出鳳威 宣陵  
級奉鳳夔學生中配崔氏出鳳九侍講院進善鳳五  
禮曹叅議女爲金城縣令申暉妻者淑人出淑人以

直隸通志卷十四  
丙辰二月二十九日終于德山伽倻洞第祔葬泰安  
伊作里公墓之後始淑人八門尊舅參判公察其孝  
謹使主中饋淑人辭不獲則凡於蘋蘩之奉甘旨之  
養竭誠盡心而稱其志安其口體未幾參判公捐館  
淑人哀慕沉慟三年未嘗見齒亦不從權及丁承旨  
公李夫人二艱亦然公本不問家事既筮仕家貧俸  
薄難以供職而淑人專管治家勤勞方冰致其衣乘  
鮮好不在人後視鳳輝鳳威鳳夔有踰已出每事必  
先爲地然後及鳳九鳳五於從子鳳儀鳳韶鳳朝等  
撫愛之情又視已子少無間隔初非勉強而作爲真

心誠然平生無家與鳳儀同居終世公之弟直長公  
明遠淑人之弟佐郎公楮亦時來與同爨或至經歷  
歲年而情誼貫通和氣藹然以至各家婢僕亦戴若  
本主非其實德至行之孚格何以致此哉末年值世  
塗險艱遂從二子去故里遯隱于湖鄉則其賢也和  
靖毋又何加哉若暝獲覩淑人之晚際而窺其徽懿  
之一二矣終日穆然端坐恪勤治事了無怠情暇逸  
之色傍侍少婦女亦俾各執其事因倦教子孫必先  
行檢而後事務毋歆羨人榮利富貴至若躬自厚而  
薄責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見善如已出見不善若

直齋集 卷十四  
况諸已寧於有過中求無過不於無過中求有過此  
皆謨訓所載士君子前言往行而淑人於此具有焉  
揔其溫仁靚莊之度足以配公醇厚寬重之德而合  
其美也有不勝瞻仰矣鳳輝無子子鳳九子心綿縣  
令鳳威子心雄奉事心準心維鳳夔子心泳女適李  
師朱李正源鳳九子心約女適李牧永鳳五子心協  
進士女適朴師道李祿海李球申暲子大傳女適金  
鍾正判官心綿子健厚內外曾玄多不悉錄

亾女壙記

淑人平山申氏直菴居士暲坡平尹氏之女大父行

敦寧府都正平雲君諱聖夏曾祖議政府領議政平  
川君諱琬淑人以巳亥十一月八日生于漢師自幼  
氣稟純明性情端良伯父叅判公謂有尊重相稍長  
聽其父讀論語近思等書略問知古賢人君子孝義  
事行則頗能有警慕之志不忤于父母不拂于同氣  
不愆于內外族黨至於女工諸務亦信受母訓傳習  
不倦雖未必愈人亦無不及人者丙辰適清風金伯  
剛鍾正伯剛卽厚齋老先生諱榦之曾孫大諫公諱  
致堉之胄子而其父自少依歸老先生門下獲與大  
諫公爲友其始議親也老先生蓋許之而不及見其

八厨公則初見而人之稱其識慧而行惇謂於事親奉祭之節虔懃不懈也大姑姜氏亦倚重而無所指訾也人不得以間之云壬戌公捐館戊辰大姑下世淑人以不克久事爲終身痛恨伯剛有文學名下士少年成進士早筮仕乙亥從伯剛赴嶺衙丁丑伯剛擢第揚廷淑人亦隨還京第見其出八臺省與經幄而殊無過喜之色有子三人不溺於愛已卯六月十五日因乳疾不起時年四十一嗚呼短哉六親四隣無不嗟傷之其父老悖作遠客死喪之際不與面訣哭之慟以爲至憾而旣而思之淑人不知其父之

無善狀每察識其心事所存而中藏之故其父以淑人爲知己之子今失之痛惜當如何惡夫哀戀之情無所寄寓忍淚援筆略記數行以爲比葬納壙之地只錄其實跡不忍有溢辭以傷其德余以何心爲此也悲夫

堂弟明賓墓誌

君名皓字明賓系出平山始祖諱崇謙佐麗祖有開國功位太師謚壯節八我朝有諱槩世宗朝名相謚文僖有諱錦立中宗朝官吏曹判書謚文節五代祖諱景禎奉仁祖反正封平城府院君謚忠

翼高祖諱竣刑曹判書平興君謚忠靖曾祖諱汝挺  
陽城縣監 贈領議政諱汝拭坡州牧使 贈吏曹  
判書祖諱琬領議政平川君謚文莊諱瑜通德郎考  
諱靖夏弘文館副校理號恕菴文學名行冠冕一世  
議政府君以牧使府君長子爲縣監府君後校理府  
君以議政府君次子爲通德郎府君後君卽校理府  
君適嗣妣恭人昌原俞氏外祖諱得一兵曹判書君  
以甲申四月十九日生丙申丁外艱癸丑丁內艱乙  
卯十一月三日遘疾早世得年三十二葬于揚州忘  
憂里先塋側妻洪氏叅判錫輔女無子取從兄正郎

君曙之子大權爲子一女適李顯吉君痛早孤發憤  
力學從兄叅判公見其讀書精切問義深堅喜甚曰  
書如是不放過者吾見罕矣庶其成功乎兼善聲讀  
音韻鏗亮終日無倦色聽之可敬旣長家貧親老雖  
黽勉公車而意願不在是惟日治古文辭期紹先業  
間有述作每就正先執白淵慎公斗川李公則諸丈  
見者許其見解之超詣結構之馴鍊而勉之曰爲之  
不已古人亦何難及而亦豈不堪傳後耶恒與正卽  
君同遊場屋正卽或照管其文藁欲略有梳櫛則輒  
不受曰應舉文字當用自已膏中流出者容人點化

正者集卷十四  
非誠實道理嘗臨科先友某公因人微示物色意則  
却不應曰吾以名父子豈忍爲此等事哉某公者爲  
其有守而賢之君事太恭人温恭無所忤率弟妹以  
嚴弟妹雖年相若而不敢怠持已處事有捐介操而  
取友必端不妄交遊朋儕目之以莊士待婢僕有威  
雖里閭下輩咸畏憚之又能通曉朝論是非之辨世  
務利害之衷自有揣摩成見若使登朝必多可觀而  
有才無命以一布衣終未食先府君不食之報嗚呼  
惜哉余卽君之嘗所以爲同堂知己者而衰昏病劣  
無以發明君之志行以大權求誌之勤略此敘錄而

歸之必多遺漏而未盡闡者是爲愧恨云爾

堂弟明進墓誌

君名响字明進副校理恕菴先生諱靖夏恭人昌原  
俞氏之介子我申世德詳載先生墓碑而君得祔葬  
其下可考知也君以乙未十月生二歲而孤十九歲  
而丁內艱乃不勝喪乙卯二月歿得年二十一君賦  
質精明端秀制行篤孝順悌自幼讀書間從余問難  
所思索討論多出人意表稍長肆力藝業應舉文字  
往往有可得意者復有綜物幹事才若使居官任職  
必能知名當時而不幸短命未克其操惜哉君以早

孤自哀追慕先生至深恒願早得歸侍其事太碩人  
晝夜在側溫恭順適以和悅其意侍疾尤洞屬不懈  
兄弟皆自以爲不及及喪過毀成疾歲餘不起喪中  
身死禮雖不中道許而其視世之被衰麻恬同平人  
者相去遠矣君其詐不賢乎若余孤露苟全歎羨何  
及哉所可深憾者以先生德性之仁名行之賢宜後  
承食不食之報而君與君兄並無年位血胤而終天  
道不可知也配慶州金氏郡守鼎運之女生一女適  
辛錫觀余不忍君之無後積歲年乞宗人暄之子大  
蘊得主君祀在今知君哀君者惟余略草數行且爲

其誌

主簿申君墓誌

君名瑩字子潤號雲林系出平山麗初太師壯節公  
諱崇謙 本朝左議政文僖公諱槩吏曹判書文節  
公諱鐸之後高祖漢城府判尹府君諱砮曾祖領議  
政府君諱景禎祖刑曹判書府君諱峻考 贈吏曹  
判書行坡州牧使府君諱汝拭妣 贈貞夫人韓山  
李氏母慶州盧氏外祖同知崇儉君以丙寅三月四  
日生于漢陽自少志氣英傑識慮通豁遇事無難易  
見輒透悟我王考綱菴先生不以門內卑幼而多所



器使先考和菴先生叔父恕菴先生允期許而倚重焉弱冠筮仕歷尾署別提安竒道察訪羅州監牧官通禮院贊儀卒官南部主簿職無內外著績勤敏名公卿如李相國宜顯李尚書秉常知君而秉銓者前後屢擬守宰窠而天黜適不加間嘗寓居嶺南之金海辛未四月十四日考終壽六十有六葬于本州某山某坐之原配淑人南陽洪氏主簿致祥之女一子復夏二孫長者次會君為人明秀俊爽少時不折節讀書而自有文雅氣味八法參互晉韓端麗絕人於繪事天才尤高雅調神韻咄逼唐人人比鄭廣文

三絕而獨不喜為人酌副至中歲嗜書成癖尤致專於易手抄口誦探索無斃蓋多秉燭之效居家行誼篤厚事母愛養周至及喪恻心葬祭鮮有遺憾與兄同爨為治其產庇其子孫無間已出既落南去京師千有餘里而先世忌故墓庭有事奔走來相殆無一闕以至至親哀慶亦然如是後已若其持已行事則存飭修勵廉隅待人接物主於忠信而不失善惡之分且通曉世務煞有商量而既未得位無以見其設施則邦制之拘也可勝歎哉君嘗謂余知已托以身後文字今當泚筆不任感涕而重念余孤露終鮮無

意生世十數年來惟君是賴而君又九原不可作氣  
宇之軒風義之厚已矣斯世無處復尋則後死涼踣  
曷禁悽傷余於斯文蓋首揭君蹟兼叙余哀云

進士尹公墓誌

世有立志力學達知積行有飭修於身正倫理於家  
可以著於世而不及用於當世則隔世聞風者始切  
感歎而歎惜者若故進士坡平尹公諱之雄字學萬  
是已高麗太師諱莘達文肅公諱瓘 本朝判書諱  
孝珎叅議諱禧乃其先代名祖考諱仁碩隱德不仕  
以清白吏後嘗受龍驤衛司果階妣令人延安李氏

叅奉大振之女公生質殊異自幼岐嶷稍長體先公  
雅喜儒術之志奮勵爲學就傳十里外日扣問受業  
復尋僻靜處危坐劇讀講究不輟飲食起居口不絕  
諷誦天性孝友事父母怡愉盡歡無輕俊過及丁憂  
衰經不離身哀疚踰制葬祭遵禮與兄弟同居不折  
男女三四十口飢飽與共恩義周洽淡於世味不治  
家產付之羣弟不問何惟以經籍居業文會爲事丙  
丁之歲嘗避虜亂於延豐地痛天地之翻覆慨大義  
之未伸有詩感志忠憤之氣溢於辭表一時賢公卿  
覽賞稱羨知其爲立節之士治公車業文辭炳蔚屢

發解因成進士而不幸早世竟阻大闡靡有所展布則士友知其然者莫不寃傷其有才而無命云蓋公平生以藏修讀書委已立命將大學語孟讀過千遍中庸則幾乎滿萬有劄錄成說章解句釋深造自得自餘文義書理不明不措凡所發明辨論類有可以編入先儒說而無愧者吁其盛矣厚齋金先生嘗遇公於逆旅認其爲非常人也謂其貌不碩大而豐滿端厚儘醇雅人也傳云有諸內必形諸外不其信歟金先生若見公庸劄則其獎尚之盛當又如何哉公生以 崇禎戊辰月日卒于己酉四月二日得年僅

四十有二兩宜人并順天朴氏生二男一女男長恭重次泰開女適鄭日章孫男誠及諶女適鄭龜章者長房出嫡曾孫衡老學行世公家爲公肖孫與余同遊金先生門下今托以誌公之墓余謂表章公劄記以行於世則知公何事於誌云

贈司憲府監察具君墓誌

余有少友曰綾城具君趾勲有質行才藝期以遠到而不幸早世心常悼之今其孤最遠手家狀求誌辭以無文而猶強勉不止余之鹵莽何足以累君乎君字義仲始祖諱存裕麗朝平章事其後數世有諱禕

寶文閣大提學文貞公諱成老八我 朝江原道大  
元帥諱思孟左贊成 贈領議政綾安府院君文懿  
公諱成綾海君 贈領議政忠肅公高祖諱仁基都  
正 贈贊成綾興君曾祖諱塗郡守 贈叅判綾坪  
君祖諱文洙僉正 贈叅議考諱夏柱縣監 贈叅  
判綾恩君母晉山姜氏貞夫人君以戊子四月十六  
日生天姿端秀氣貌淳謹在髫齡已若成人喜怒不  
妄言笑有節叅判公鍾愛之七歲叅判公歿孺慕呼  
哭哀動旁人稍長受學於從兄直長公景勲不待勸  
督能趨課勤業藻思驟長嘗發解至會圍以違式見

屈其後亦屢舉不中朋友咸歎惜而君不以為意值  
仁祖大王遷陵 上命擇執事員可合人於大  
王外家君得與其選應對周旋不失禮規 上深嘉  
之頗屬目事竣 特下除官之命而有司不即行公  
議遲之癸丑十二月二日以疾卒得年僅二十六甲  
寅二月葬于揚州高峴先山負乙之原先娶一室即  
大將金洙女後室士人申纏女並無子以直長季男  
為後乃最遠也君性度慈諒內行篤厚常痛早孤每  
當大忌則前旬日必有戚容笑不至矧事母夫人温  
愉順迪未或有違命事伯氏僉正公如嚴父晨夕必

正衣冠定省不以疾病而廢恭恪慎畏情見於事僉  
正公喜曰吾幸以汝爲弟雖年老無壯子無恨矣家  
務巨細一以委君而不問何君能酌量措置咸得其  
可友悌之義有足令人感歎者君旣躬行如此故論  
人交友先行檢而後名譽見人有善處父子叔姪兄  
弟間者愛重之若已有之見未善者必正色責之苟  
悔改待之如初最惡爲陰私之語詭秘之行者斥以  
不祥而視之若浼尤恬於財利嘗籍前妻家所來藏  
獲器皿而盡還之曰其人已亾何以是爲聞者以爲  
難其爲詩文贍雅有可觀假之以年則不但得意科

場而已疇克知其以此質行才藝而秀而不實不得  
有施設於當世也殿中之啣亦不及於生前又何其  
數竒之甚也重可悲也

直菴集卷之十四

直菴集卷之十五

墓碣

叔父副校理恕菴先生墓碣陰記

先生諱靖夏字正甫號恕菴平山申氏始祖太師壯  
 節公諱崇論佐麗祖有韓信之功紀信之忠義烈名  
 蹟震耀東表自後達官聞人代不絕書至麗季有諱  
 晏以宗簿寺令見國亂遯居全節不讓陶元亮風入  
 我朝有諱槩輔英陵致太平左議政謚文僖諱  
 錦立中宗朝與靜菴趙先生同進退而不及於禍  
 吏曹判書謚文節諱砬宣廟朝名將嘗平北寇栗

直隸集 卷十五  
谷李先生盛加褒獎壬辰立懂于忠州漢城府判尹  
謚忠壯高祖領議政平城府院君忠翼公府君諱景  
禎奉 仁祖反正策靖 社元勳曾祖判書忠靖公  
府君諱峻亦叅靖 社勳封平興君祖縣監府君諱  
汝挺 贈領議政平寧君牧使府君諱汝拭 贈吏  
曹判書考領議政平川君文莊公府君諱琬以德望  
行業與玄石朴先生共外內貞以贊辯章妣 贈貞  
敬夫人趙氏外祖監司諱遠期通德即府君諱瑜抱  
才早世妣恭人李氏學生泰郁女議政府君以牧使  
府君長子爲縣監府君後先生以議政府君次子爲

通德即府君後奉牧使府君祀先生之降在於 崇  
禎紀元後五十四年之辛酉二月二十有三日前夕  
趙夫人有唐將李靖現夢托生之兆諱用其名自幼  
英特邁倫議政府君大器之期以遠到三歲趙夫人  
棄背牧使府君命李恭人鞠之母子慈孝人不知其  
非所生十歲十一歲連丁牧使府君暨李夫人憂以  
淩哀聞議政府君悶其冲弱不甚程督而先生自十  
三四歲發憤力學讀書攻文用人十已百之功出語  
多驚人尋從農巖金先生遊獲聞道義之說立心制  
行必求第一義爲據聲名日起 肅廟乙酉擢增廣

直齋書錄解題卷之五  
文科朝野交賀先生少年登高科而無溫飽志惟日  
究覽經史及朱子大全輪流通念以自培壅間有大  
文字著述輒誦在人口前輩如鄭相國浩金相國昌  
集金中丞昌翕宋尚書相琦金侍郎揉諸公凡文事  
如謀國大議論及關係世道名教處輒相就咨訪實  
有相長之益丙戌八月入翰苑爲檢閱既記注勤敏  
爲史斷一主於謹嚴公正後當實錄編修摠裁及諸  
堂稱羨不能易丁亥二月議政府君捐館先生哀疚  
踰節殆不可支戊子三月值時相崔錫昂請釋逆臣  
黯緣坐而誣引議政府君辛巳獻議爲援先生與伯

氏都正府君聯疏辨暴 上優批慰諭己丑外除四  
月陞待教引曾薦尹鳳朝代已被人沮敗嬖力辭七  
月兼侍講院說書尋陞奉教八月奉 命曝史于太  
白赤裳兩山歷遊陶山清涼四郡俗離華陽諸勝庚  
寅二月復拜說書每進講 禹筮辨解詳懇敷陳洞  
快附以陳勉切至同僚竊歎以爲真講官 世子亦  
嚴憚之復述春坊故事極論典學之要上之且請重  
講四書姑停易經具疏論之師傅請依先生說行之  
冬陞拜成均館典籍痛禁侵虐新來之弊遷兵曹佐  
卽移司書並不就辛卯正月拜司諫院正言先是癸



直齋集 卷十五  
未白軒李文忠公被泮儒洪啓迪等疏斥文忠孫厦  
成等爲對䟽而先生以其外裔亦叅其䟽其䟽盖有  
侵及尤菴宋先生語始先生聞而駭之要其刪去諸  
李陽諾不從而先生名列䟽錄矣至是吏曹叅判李  
晚成以此少有言先生䟽辭略陳委折尾論奉使接  
清差者受咨辱國之罪及大臣不能嚴辭退斥之非  
自此於三司遂存自畫之意九月居李恭人喪守制  
湖廬壬辰叅瀛選始副提學權尚游如李晚成之爲  
枳而不錄李領相濡宋太學士相琦以雖事係爲先  
不得已隨叅而侵及先正本非其志則何可以此枳

之且斯人也而不錄則安用錄爲遂錄於都堂公議  
是之癸巳服闋十二月拜弘文館副校理由縣途䟽  
辭俄以 上候未寧爲承聞 起居還京第違牌坐  
罷甲午五月拜獻納六月移副修撰兼南學教授七  
月遞復拜並不就而 上察先生情勢無所強迫如  
他臣八月以敬差官及京試官奉 命往湖西灾祥  
精允榜得實才士民咸服乙未正月拜副校理䟽辭  
末論金有慶以鄉試試官取路本道鄉庄有駭聽聞  
請拿處 從之二月拜修撰五月又拜兼中學教授  
六月拜北道兵馬評事八月辭 陞歷覽金剛七寶

諸山十月莅任爲政清慎明肅詰戎籌邊之外擇士  
子可教者訓以親上死長之義著作成效及臨開市  
守法不撓彼我胥憚無作奸犯科者十一月拜副校  
理兼中學教授丙申正月移獻納二月還都疏辭仍  
論李真儒誣賢醜正之罪請致譴罰且救俞相基編  
配尹鳳五停舉之命請並還收上方爲尹拯地  
故及下未安之批先生違召得罷閏三月遘疾遽  
劇四月六日考終于堅平坊僦舍臨終氣意安閒了  
無怛化意請都正府君與諸姪及執友諸公告訣舉  
陶詩一句易字說恨曰但恨在世時讀書不得足整

冠正席儵然而逝享年三十六歲嗚呼痛哉訃聞  
上卽下叙命致賻如例士大夫知與不知聞其喪者  
莫不驚愕失聲始葬于廣州真村丁巳移窆于同州  
雙嶺牧使府君墓下有詩集四卷文集十二卷刊行  
于世先生神骨清秀志趣高遠愷悌華雅互樂易疎  
曠風流蓋世早悅唐宋八家文擬議慕效必求似乃  
已迨其自成家數則優可與頡頏而揖遜晚嗜洛閩  
性理書蓋欲探溯本原卒歸宿於吾道固將以韓蘇  
之文章行程朱之義理而年壽中促未盡後志則遂  
成千古之恨矣素有忠孝大節其事議政府君左右

服勤無違頃刻恭殫爲子之職恒持出一言做一事不敢忘父母及當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之戒修身勵行用是叅倚故居家立朝絕無瑕玷占地立脚不離爲正人君子執喪哭踊哀毀每頓絕方蘇尚以饋奠之暇編摩遺稿構撰行狀爲不朽圖少無未校心者孤露以後以所事議政府君者事都正府君終身同居晨夕奉侍怡愉雍睦庭無間言有時在千里外作事而意見湊着如合符節教誨諸姪猶己之子極其歡豫而獎善責過必欲令成材乃己未或放過愛君憂國出於至誠於三司雖不行公職苟在身

知無不言只知有義理忠款而不計較利害得喪苟其享名位至久遠則其所以陳善納誨獻替於主德激濁揚清繩糾於官邪者烏可量其有幾件宏言謹議如古之宋廣平胡康侯哉可勝惜哉平居手不釋卷以道義自勉言談事爲皆可以厭服人心愛好人倫無善物我及門從遊豈不成材於朋友山水有痼癖濃情石湖精舍乃其一生賞心托身之所而三司以來居外盤桓強半就是則招邀名勝講評文史品題江山以舒暢自適雖金石絲竹之樂無以過之洛下士大夫聞其風者望之若神仙矣然世於先生

直齋集 卷一五  
歆服其文章之炳煥標望之清高而已其問學行義  
風裁氣節之全則知者蓋寡為深慨恨茲小子敢略  
識其區區所以見而知之者登諸碣陰以為揭肝之  
地而惟是識短詞拙末由發揮得盡其範圍則為極  
兢悚至於作銘尤不敢焉合用退溪李先生例以俟  
後世之子雲云配恭人昌原俞氏兵曹判書得一之  
女生先先生一歲歿後先生十八年持門戶無替婚  
嫁子女守護琴書四時必上墓躬自設祭一家稱其  
貞固子長皓次晌女壻長牧使李時中次佐郎金漢  
佐次生負金默次注書李得培皓繼子大權女適李

顯吉晌繼子大蘊女適辛錫觀李時中子商芝正言  
女適申在周金漢佐子復柱晉柱師柱女適尹承烈  
金默子載順進士李得培子端會女適沈能翼大權  
二子二女並幼

叅奉 贈吏曹判書金公墓碣銘 並序

公諱洙字道源清風金氏以高麗侍中諱大猷為始  
祖入我 朝有諱灌戶曹叅議諱義之漢城府尹曾  
祖諱繼 贈執義祖諱忠伯 贈戶曹叅議俱以學  
術行誼名交游皆一時儒望隱德不仕既歿先正多  
為之銘考諱益新早世 贈吏曹叅判妣安東金氏

贈貞夫人殿中厚男女叅判花山君澍之孫公以  
萬曆丁未六月十二日生于漢師甫成童遭叅判公  
憂扶櫬及葬于廣州先塋下仍廬焉劬書力穡以保  
家業恒以早孤爲痛值忌祀齊沐致愆凡係祀需雖  
微必親監務極虔潔至老不衰事母夫人養志優身  
勢不曲盡教季弟愛而有法聯裾共案晨夕不暫捨  
而有可戒誨者則立庭嚴責之不少貸與朋友信義  
過人嘗聞有邁癘濱危者亟往視之待時投藥俾得  
回甦丙子虜亂避兵于海島手携所借人詩經大文  
而去間關持守亂定歸家卽還于本主則輒大驚謝

逢人誇歎之不已云己亥邦禮時賊鑄倡克說誣尤  
菴先生公嘗以片言折之深慕玄石先生道學遣子  
姪受業其門家庭訓誘專以經史爲主勿許看雜書  
勿令蓄書畫近博奕以妨實工嘗拜典獄署叅奉一  
謝 恩命而歸考槃山阿潛心典籍以沒其世長德  
淳風四隣高仰之己未二月三日卒壽七十有二葬  
與叅判公同麓寔沙川白雲山西負嶺之原夫人完  
山李氏坡原都正應福之女別葬于北麓公無嗣取  
其季氏長子榦爲子道明德立爲世宗儒官止右叅  
贊學者稱厚齋先生推 恩贈公吏曹判書夫人貞

直隸集賢卷一五  
夫人一女適洪定厚齋二男長恭魯 贈吏曹叅判  
次師魯早卒一女適李普溟叅奉叅判一男致屋魁  
文科官監司監司二男長鍾正進士次鍾直天二女  
長適尹心緯進士次幼庶出及外裔並不錄噫公之  
質行可謂盛矣考其所以爲孝則庶不讓於徐積朱  
仁軌之至行論其所以爲友則又有似於柳公綽公  
權之家法篤乎朋友則遠勝於侯可申顏之交際命  
子姪而就有道則殆類於太中之令二程從濂溪棄  
薄宦而不屑就則寔符於陶淵明張季鷹之高標矣  
苟使子夏氏評公則其必謂之學矣斯其不愧爲乃

祖乃曾二公之孫而亦宜得厚齋爲嗣也歟今者鍾  
正以厚齋所爲公之遺事示曝而要使表公之墓曝  
卽厚齋門下之人義不敢辭謹述而不作云銘曰  
詩禮家傳孝友天篤行茂德純無愧曰學克承前休  
光啓後賢孰芝無根孰醴無源雲岡之陽有幽其宮  
揭此銘詩永諗不窮

墓表

處士遠觀軒金公墓表

湖南之長城府有近世隱君子曰遠觀軒金公諱克  
光字顯甫新羅王子興光之後王子知國將亂出遯

西華集卷十五  
於光山仍籍焉在高麗連十代爲平章事八 本朝  
有諱崇祖再登文科歷遍三司卒官掌樂院正諱紀  
弘文館典翰卽公六代五代祖高祖諱景愚工曹正  
卽曾祖諱大振 贈左承旨祖諱友憲考諱汝錫並  
隱德不仕妣南陽洪氏縣令時泰之女公以癸巳二  
月二十九日生自幼英邁五歲先公丁憂在伯氏第  
公能日必進候歸輒告去有穉弟當夜善啼公嘗抱  
置膝上不使貽勞於母氏比長先公年深疾痼公晝  
夜侍側不離寸步夜分命退則從戶外俟寢安乃去  
及喪哀毀幾滅性享祀極其懇愴尤歸重於時祭另

致誠意雖極寒必沐浴致齋浹衣行事友愛甚篤嘗  
得鄉解臨會圍有弟病不甚重而遽停不赴傍人強  
勸之則曰科名外物也何可以外物而廢骨肉之情  
乎孀姊溝瀆沾危公躬救護如常疾至其不起則又  
親殮殯無憾徠孤甥置同村教育無間已出弱冠之  
年藝業蔚然夙成而尤長於詩偕滄溪林公泳北學  
從農巖金公昌協三淵金公昌翕共業每作科體文  
字就正於文谷金公壽恒瑞石金公萬基則兩公亟  
加賞譽曰不意蘆嶺之南有此郢中之音也自是名  
聲流動京外遠近傳誦其佳作凡於大小鄉試發無

不中而每屈於南省人莫不冤恨而公則無怨尤形色辭中年以後卽罷公車待詔就黃龍江上等室于先祖遺址取周子愛蓮說扁以遠觀日常夙興梳洗正衣冠端坐堂中歛華就實專意經傳工夫尤着力於大學及朱書講究發明頗有條理農巖三淵淡許其見解精到四隣學者執卷請業則竭所聞以告之而尤勉以爲己之要聞人修士多出其門芝村李公喜朝謫居朗州見一士子才行過人問知其爲公之侯芭書賀公以作人之效我先考和菴府君嘗知本府金公鎮王趙公正萬李公聖佐亦宰旁郡凡政事

若興利祛瘼平徭折獄等務多與公商確而資益其他賢士大夫之東西行者亦多造門致禮親戚故舊與後生莫不事之以鄉先生而洽然尊信必以別號稱之雖異趣之人亦不敢有所疵瑕嘗因 朝命自官採訪遺逸邑子弟欲舉公牒聞公痛禁之俾不得有所周旋識者固不歎服甲辰六月十五日考終于正寢壽七十二葬于本州侍郎洞負亥之原公性資亢直儀觀莊整未嘗隨時俯仰見人不是處必痛加規責鄉人之善者無不親愛而其不善者竊有所忌憚訓子孫極其嚴正待宗族務加敦睦平生不事產



業與二弟不失和氣二弟亦有重名合席對案左右  
圖書沈潛玩繹不知老之將至公於詩文才分絕類  
操筆立就不事雕繪而文辭華暢詩律雅健其秀篇  
傑句多在人口三淵南來時人有誦傳其一二者三  
淵曰世人徒知其優於詩而不識其文之勝於詩農  
巖亦嘗以公詩札出示其門徒曰似此翰墨今日固  
難得而其學識操守有非詩文所可掩者矣遺稿若  
千卷藏于家而與我先考唱和者居十之三四寔可  
見其交道之最篤矣配完山李氏忠義衛義徵之女  
先歿二十年祔於公墓公之悼亡之懷多見於詩有

三男三女男長會豐有才志早亡次會 會中並有  
文行女爲宋攄柳文煜吳洙源妻孫天德亦有文行  
次天福天德二男必恭必恒天福二男並幼公富有  
文學久以德望峙南方若使出爲世用則其負抱之  
所展蟠鬱之所摠庸詎殫於一二而刺史不能薦  
至尊不聞名陸沈衡門而終嗚呼畸矣乃者天德以  
曠爲我先公牛馬走而亦嘗受知於公托以表公之  
墓義不敢辭

進士金君墓表

自然子金施普凡民俊秀也其名澤齡其貫固城其

通者集 卷一五  
曾祖某祖某並護軍考某武科 贈叅議外祖某同  
中樞施普以乙巳正月二日生以己未二月十四日  
卒享年七十五施普自少有奇志學詩于三淵金公  
復遊拙修趙公門耽聽其論學之語俱能各知其規  
模造詣而稱誦之不衰慕效之不已嘗劇讀論孟詩  
書以培壅根基又嗜讀道德南華二書及楚騷漢賦  
唐詩出其餘屢鳴場屋間卒成進士以悅親意而止  
自是杜門守靜惟玩讀易經及性理羣書而家甚溫  
無衣食亂心故得益肆力其間見諸論著與吟咏者  
多可傳後與余嘗亦徃復繫辭寂感之旨及洛閩持

敬主一之說而有相契者然余見施普篤於孝道事  
親盡歡未嘗離側疾病醫治湯砭靡不竭力比在疚  
哀毀幾滅葬祭無憾與人語及其先親每汪然出涕  
不自禁至耆艾猶然且其教誨弟姪子孫及後生者  
類多委曲懇到由其說而行優足為善人吉士可見  
其得於已而推及人者故自難誣宜其享有遐年平  
生保寬閒富厚之樂而終歲矣晚年一二名公聞其  
名而重之樂與迺接至其欲薦授官職則力辭不受  
斯亦難矣施普嘗以其草稿屬余存刪亦要余以數  
行題其墓石故今其孫磐及學徒朴道郁復來申請

茲以略叙其事學大致而遺之未知此果不孤負其遺囑否耶施普詩文自有後世具眼余不能究論而施普同時有滄浪洪世泰又有鄭後僑來僑皆以詩負名于世余未知其詩之與施普孰為軒輊而若施普從事實地至於有得乃為洪與兩鄭之所未有余於是乎表之朝暮之間必有解余意者仍記施普寡欲會淡言貌醇古裋衣博帶目視有光類有道者每見為之欣然今後吾軒無此客矣又草法竒崛逼古嘗為余揮灑壁面每對之如見其人悲夫

處士許公墓表

我桑梓同鄉有陽川許公諱星字明仲者其人豪俊長者也始祖宣文孔巖村主人 本朝有諱琮左議政文貞公諱砮左贊成卽其名祖高祖諱鐸監察會祖諱淮進士祖諱櫛主簿考諱炫察訪妣端人姜氏清白吏同知悅之女公生於丙辰月日屢舉不中以五十一布衣終於丁未月日從葬先公墓下其配尹氏有多女無男以族子鏞為後女壻宋彬李益明魚周德始先公忼慷有志節識世務交遊多大人先生我王父平川公外祖玄石先生白軒李相國實與最親而莫逆蓋皆許以國器而惜其空老焉公以名父

子幼書績文才華贍敏肆力勤苦詩既工科體雜文亦精鍊優裕可以高得意於場屋而門衰祚薄非不屢舉輒屈南省竟抱有才無命之寃知公者孰不悲之公以先契故父事我王父兄事我先人叔父有骨肉情又與慎諫議無逸洪承宣鳳祚李觀察重協李侍郎聖龍及其外生李文學瑋爲平生同研淡有相得趣及諸公並貴顯公猶不遇然其交好素際不以升沈而有異諸公每見公至必下榻欣迎文酒唱酬牽挽不聽去其有作郡者必遣騎招延共遊山水間或密訪以政務斯可以見公所存矣余所感公者公

有至行事先公及太碩人克致愛日之誠比居二艱以甚戚聞終身侍墓不離事五姊如一人無間言其哭我王父叔父兩喪如悲親戚爲之制服慟久不殺晚年吾伯氏入銓以孝薦薦公公則終不肯應講覓仕人以爲難矣公亾已二十餘年墓無表惜乎李文學若在其酷似之親能言之筆必能備述公事行用傳來後而其死後公喪無何今無知公者問者鋪以余能追悼公溪者托以揭阡之文辭不獲略叙其平昔所覩記者以歸之

處士許公墓表

直隸通志 卷之五  
公諱塗字子潤陽川之許以孔巖村主宣文爲始祖  
蓋立大功於前朝自是世有達官聞人入 本朝有  
左議政文貞公諱琛與兄忠貞公琮俱爲名相文貞  
生左贊成諱砮文采德業克光先烈贊成生諱堦縣  
監是生諱鐸監察是生諱淮進士 贈執義少與東  
岳石洲齊名清陰誌其墓是生諱楠主簿是生諱炳  
文藻節義亞於其叔父滄海翁與弟察訪燧常講春  
秋之義或勸之仕不屑前後居喪啜粥終制配固城  
李氏忠義衛元柱之女無子以堂弟生貞 贈都憲  
諱燭次子爲嗣是乃公也公以 崇禎紀元後辛丑

九月六日生性質溫淳容貌辭氣端良真率事生養  
父母怡色愉聲一心兢惕每事無違不煩指使其於  
奉養之節凡爨炊之役滫瀡之供必身親服勤手自  
執勞不以委婢僕用求適其口體侍疾扶將調護殫  
誠竭力不使子姪代任及喪疚毀踰禮務盡情文昆  
季之間友愛篤至日以讀書修飭相勉勵又不止式  
好而已生家窶不自立奉兄挈第一室同居聯枕共  
殮不忍相捨財產通共無有物我從妹有早孀而幼  
穉多者公又搬致撫誨俾底成立承祀接賓必主於  
誠慤交鄉接隣克勤於周救此其實蹟也故自門內

親懿以至旁隣知舊莫不愛慕而歸嚮之壬午十月三日臯復于白門邸舍享年四十二公卽我先考都正公叔父校理公同研友先考嘗稱公詩幽閒有佳致又推公藝業期以釋褐一鳴比見其喪不勝傷惜爲文哭之甚哀元配韓氏進士定相女生一子欽繼配趙氏縣監門衡女生二子鎮鐔三女適尹曙吳載衡申堡欽男濟浣灌鎮二子幼鐔得浣爲後公墓在廣陵新峴余於公世交後生也竊歆公以賢相之後孝慈友悌行修於家文藝聲華譽播於世而有才無命陸沈以終矣公之子若孫謂有事契托以識墓之

文辭不獲謹叙其家狀所錄以歸之惟以病昏詞拙不能闡發其幽潛爲愧悚無已也

處士許公墓表

余有老友曰孔巖許公諱欽字敬夫 本朝名相文貞公諱琛之後乃考諱塗有文行早世公卽余之桑梓同鄉人余故自以知公最詳公生三日母韓氏棄背公以未識慈顏爲終身痛語及必容戚氣悲及冠先府君喪逝哀疚成疾幾危僅甦而葬月斯迫公始一出占山衆目咸稱吉地人謂孝感所應事繼母克持色難之戒善致志物之養怡愉順適無少拂違二

弟三妹並教育嫁娶務盡心力繼母感其誠意愛重  
加於已出固窮力學而務主灌溉不事剽竊故日間  
云爲類皆修飭恒以誠信二字爲持身處家待人接  
物之要故見諸行事周徧而無跲吾伯氏提學公嘗  
稱公爲一鄉之善人蔡徵君之洪嘗稱爲修士此皆  
公存諸已而字感人者然矣至於家僮里隸不忍絲  
毫欺則尤難矣余以公純篤於孝義刻勵於詞學望  
其一得當立揚之責見其移孝于忠壯行所學而公  
遽廢公車遯湖鄉以終則常嗟惋之不足今者公之  
弟鐔甫以公墓文屬余叙之余之無文非所堪當而

顧惟世契亦不能辭公生以癸亥十月二十二日歿  
以丁丑月日壽七十五葬于廣陵新峴亥坐原卽公  
先府君墓下從公自卜遺願也配宋氏同穴子曰濟  
曰浣曰灌女適趙明濂

直菴集卷之十五

直菴集卷之十五



